濟寧州志

十一至十三

LIBRARY
5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S42
C5532
1785
v.7

三

濟寧直隸州志卷十一

古蹟一

天地之化流而不息新者日新故者日故勢使然也金有時而鑠石有時而泐金石且不能久況於土木乎故崇墉麗譙悼歎禾黍華林梓澤憑弔邱墟古墓爲田松栢爲薪固其宜也若乃任城所謂靑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尙書之故里土俗古遠風流淸高求其餘踪遺跡杳矣難追且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蓋世漸遠則跡漸湮流傳益少則益珍韓陵片石不啻

夜光平泉之一草一木無非珊瑚本難矣今敘
故址以至碑考爲古蹟云

故址

大庭之庫至春秋時尚存有莘之墟入猶能指
其故處乃自周末以迄於今亦不過二千年而
唐陽華陽二城已不能指其故址之所在矣然
八索九邱備載往古之遺蹤乃以一州之書記
一州之事明明見於史氏者而反以無考遺之
乎郗婁城或以爲在鄒境而寰宇志及舊志並
以爲在州南是不妨過而存之好古君子當亦

鑿其苦心也

任國故城

任城有任城 魏書地形志

古任國舊址東南西北俱有土城遺跡 舊志

任城故城舊址在南關今呼爲南小門上建三官閣乃任城縣南門舊址也 萬歷志

按任國城與任城縣與今州城非一處魏書地形志任城縣有任城與廖志所謂土城遺蹟者任國之城也惜不詳其處萬歷志所云任城舊址在南關者唐任城縣之故城也

郕婁城在州南十里春秋城郕瑕杜預注云在亢父縣北故郕婁城也一統志在州南二十里舊志

郚亭郚一作詩在州東南亢父城內春秋時詩國仝上

詩亭故詩國漢書地里志

左傳襄十三年取郚杜預曰亢父縣有郚亭後漢書郡國志

亢父城在州南五十里方輿紀要

水經注黃水東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城在州南王莽曰順父舊志

古樊城在州東北漢置縣屬東平國今樊垞是其

地樊訛爲韓舊志

樊城在州北漢置樊縣文帝封常山縣蔡兼爲樊侯邑於此括地志云樊城在瑕邱縣西南或以爲仲山甫國皆誤也方輿紀要

按樊縣故城一統志云在滋陽縣西南頗圭括地志在瑕邱縣西南三十五里之說然瑕邱城在滋陽縣西三十五里而樊城又在瑕邱西南三十五里則樊城自當以在州境爲是

唐陽城

華陽城

任城有唐陽城華陽城魏書地形志

按或云唐陽在汶上詳下

延就亭在城東南四十里橫坊村

任城莽曰延就亭前漢書地理志

橫坊村先名延就亭今名仲家淺兗州府舊志

射戟臺在州南門相傳呂布爲漢昭烈射戟解兵之處舊志

按射戟在小沛安得在此姑仍舊志存之

○金鄉縣

甲父亭在縣西北境古侯國炎帝之後後漢志昌邑有甲父亭左傳甲父之鼎杜預曰在昌邑城東南金鄉縣境也通志

緡邑本古緡國爲桀所滅後爲宋邑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齊伐宋圍緡杜預註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水經注十三州記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今名緡城阜通志參水經注下仝

按後漢書及左傳杜註東緡卽春秋緡國通志以爲在今縣東北二十五里者未確詳下

東緡城漢縣屬山陽郡世祖封馮異子璋爲東緡侯水經注菏水東逕扶溝侯朱鮪冢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是也今縣治西北三里有朱鮪冢竇宇記曰金鄉縣卽古緡國是也

按通志及縣志引水經誤本以注爲經朱鮪墓與緡城東西易位故疑竇宇記爲無據非也但曰東緡豈其緡國之東故以名歟

梁丘城郡國志昌邑有梁丘城注左傳莊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杜注曰梁丘鄉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後漢書

茅鄉城在縣西境茅國名周公之子所封見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傳杜預註曰昌邑縣西南有茅鄉又水經注引京相璠云今高平西三十里有茅鄉城

防城在縣西六十里宋邑左傳隱公十年鄭師入防杜預註曰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是也魯有兩防邑一在瑯琊縣東南有東故有西矣

防東故城郡國志山陽郡有防東縣張儉傳註云在金鄉縣南後漢書

昌邑城即山陽郡城王莽之鉅野郡後更爲高平郡其東北有金

城見水經注在縣西北四十五里水經菏水又東逕昌邑縣北又東逕金鄉縣南是也金天德二年省縣爲鎮屬金鄉今入鉅野界矣通志桼水經註○後漢書楊震由荊州刺史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按楊震傳註云昌邑城在今金鄉西北

槖城即高平城在縣東北北恐當作南境漢縣屬山陽郡王莽改曰高平以邑之高平山得名後漢因之水經注泗水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是也魏書地形志高平有千秋城齊城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注高平故城在金鄉縣西南

按通志引後漢志高平東有郁郎亭乃後漢
書注引左傳杜注之謬杜云方與非高平也
金鄉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鉅野界水經注引郡
國志山有金鄉縣菏水逕其故城南世謂之故縣
城城北有金鄉山也寰宇記曰縣在任城縣西南
七十五里唐武德四年置金州五年改戴州皆此
地也
按後漢書丁恭傳注東緡今金鄉縣合之水
經注東緡在朱鮪墓東似金鄉自唐至今未
移則唐金州戴州並卽今縣不在故城也

雞黍城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漢范式故宅式與汝南張劭有雞黍之約故名

司馬城在縣境郡國志云城內有鎮碑云漢浮陽侯司馬耀所築按天下碑目記云在金鄉縣東南四十里耀所封邑也

舂城在縣東三里晉太尉郗鑒所居水經注泗水逕郗鑒城北又東逕湖陵城東南是也

按泗水所經則郗城當不在此

○嘉祥縣

焦城在縣西南十八里青山東周封神農之後於焦即此今名焦城村通志下仝

乘丘城在縣東北境春秋莊公九年公敗宋師於乘丘漢置縣屬泰山郡武帝封中山靖王子將夜爲乘丘侯水經注洸水西南逕泰山郡乘丘故城東是也東漢省入鉅野舊志云乘丘在瑕丘縣西三十五里今縣本鉅野東境與瑕丘爲近

按乘丘瑕丘東漢皆屬山陽郡隋書地理志開皇時嘗於鉅野置乘丘縣

南武城在縣南四十里

爰戚城在縣南二十五里大鼎山麓漢屬山陽郡武帝封趙成爲爰戚侯卽此俗名團城

郗城在縣東南七里燈臺山下晉太尉郗鑒築

嘉祥故城一在山口鎮金皇統中析鉅野置縣之初治也一在橫山之陽正隆中所築也

獲麟堆在縣西二十五里傳是西狩獲麟處都城記云鉅野縣 十二里澤中有三臺廣輪四十五步俗謂之獲麟堆今析入縣境

○魚臺縣

重鄉城在縣西十五里左傳晉文公分曹地界諸侯臧文仲往受濟西田宿於重館杜預注縣西北有重鄉城今名文鄉社通志下仝

匡城在縣東十五里鳳凰山北兩城相對各周四五里春秋僖公十五年次於匡卽此非子畏於匡之匡也

郎邑在縣城達泝門外有郎橋邑志云春秋莊公十年齊師宋師次於郎公敗宋師於乘邱按乘邱在鉅野境次郎當在於此

湖陵城在縣東六十里孟陽泊內漢縣屬山陽郡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爲湖陵侯沛公起兵攻湖陵項梁追秦嘉戰湖陵光武討龐萌幸湖陵皆此地新莽改湖陸東漢因之水經注菏水東過湖陵縣

南入於泗水是也後漢書東平憲王傳注湖陵故城在今方與縣東南

湖陵東城在湖陵城東相距不遠水經注泗水東逕湖陵東城南是也其城南屬沛東北屬滕

方與城在縣東二十里漢縣屬山陽郡水經注濟水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是也沛公自薛擊殺泗州守壯還軍亢父至方與亦此地劉宋省湖陸入方與北齊廢隋開皇十六年復置方與寶應元年改魚臺元和四年徙治於黃臺

費亭城在故湖陵城西地道記云縣西有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也

穀亭城在縣東二十里卽今之穀亭鎭水經注菏水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穀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

新城在縣東北五十里鳳凰山麓明嘉靖九年河決沒城議遷縣治於此水退民重故土不果從名曰新城

舊縣城在今縣治東北二十里黃臺卽唐元和四年所徙治也乾隆二十一年河決水入城徙今治此條據縣志

武唐亭在縣北十二里武棠村後漢志方與有武

唐亭棠一作唐春秋隱公二年盟於唐五年觀魚於棠同此地也水經注河水東逕武棠亭北是也

費亭在縣西南春秋時魯大夫費伯食邑也

極亭在縣西境左傳隱公二年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卽此

甯母亭在縣東二十里穀亭鎮春秋僖公七年盟於甯母一作泥母杜預注方輿縣東有泥母亭水經注河水東逕泥母亭是也

蠱卦臺在縣東北七十里鳧山南山前有伏羲廟廟側遺蹟甚多齊乘云顓臾風姓實司太[illegible]

鄒魯有廟是也

魯侯觀魚臺在武棠村後漢志方與有魯侯觀魚臺水經注有高臺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隱公觀魚於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邑志云唐咸平二年因臺建寺即今之超化寺也又縣東有花臺相傳隱公所築

郎臺在縣東北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此

雞鳴臺在湖陵城內東北隅臺之取義未詳俗傳楚漢相持於此各築城以沙河爲界楚人以術藉鬼力夜築漢作臺於河之東漢人登其上爲雞鳴

以破之故名明嘉靖九年河決梁靖口入雞鳴臺即此也

黄臺在舊縣治城中西北最高處以黄水得名

宅里

商容之閭王者爲之改容鄭公之鄉亦目爲之旋軫而宋玉之宅柴桑之里過之者徘徊而不能去信乎君子之風感人者深矣别爲宅里一門表而出之亦以存風聲之意也其間眞僞不暇詳辨夫魯男子未必實有其人而志乃有其故居益不足據曾子所居之武城在今費縣而嘉祥乃有其遺跡蓋地志多附會應劭之風俗通及酈氏之水經注李吉甫之元和郡縣志皆不能免其由來已久必欲追而正之其誰信

樊遲故里在城東十里名赧稼村兖州府舊志

樊子讀書處在城北名曰樊垞今訛爲韓垞仝上

任子故里在州東先賢村相傳謂任不齊所居有祠在城東洸泗合流處[illegible]志

鄭莊在城東三十里先賢鄭子國故居採訪

魯村在南鄉相傳魯男子曾居此舊志

鄭均莊在州南十里亦呼東鄭莊仝上

白衣尚書故里有西鄭橋仝上

按東鄭莊東疑亦當作西

栗里畔在城西七里許栗里先生耕此農爲讓畔

至今有方畔無敢耕者仝上○按栗里不知何人或是陶姓但非淵明耳

李白故居

廣記曰太白於任城縣造酒樓其居在酒樓前

李詩補注

李白寄東魯二稚子在金陵作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南風吹歸心飛墮酒樓前樓東一株桃枝葉拂青煙此樹我所種別來向三年桃今與樓齊我行尚未旋嬌女字平陽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小兒名伯禽與姊亦

齊肩雙行桃樹下撫背復誰憐念此失次第肝
腸日憂煎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

楊翰林宅在城東南隅楊翰林街諭德楊士聰故
居採訪

百歲里舊志未詳何處當亦在西湖南

徐大司馬標母恭人諸氏壽百歲里民立碑記
瑞郡人楊官諭士聰作仁里大年頌舊志

徐中丞鶴洲舊宅在馬塲湖南小築邇言

徐標安居西湖記濟西十八里許有村曰安居
余維桑里也[illegible]河河囿二汶南下[illegible]

道濱河有湖曰馬場古任城之西湖也瀦水濟運以防膠舟萬歷間中丞潘公建斗牐三垻口一以備蓄洩湖心最深處俗謂之大坡底尤淵潭叵測經旱不涸週廻四十餘里瀰漾瀲灩莫得其際但見烟水蒼茫而已嶌然水居者不一而足里人喜漁隱則卜築於此累土爲垣葺茅爲屋率婦子或携友人笭箵其中而鶴汀一艇蘆渚一絲則極快事也有臺曰鳳凰舊志改鳳花刪下句相傳有鳳遊於此因以得名理或然也袤延僅里許高不滿數丈峭然屹立樹木陰翳禽鳴嘈

雜豐草蓊葱間蜿蜒一逕可捫蘿而上上有大士祠二楹僧舍數椽不甚修潔足供香花耳壁多名人題詠墨跡淋漓惜半爲苔沒巳祠前隙地趺坐可容十餘人登高小憩放飲狂歌不啻麟洲蓬島也長河瀠洄如帶糧艘賈舶銜尾而進樓船畫舫檣烏比櫛簫鼓笙管之音與欸乃聲並奏響籟徹空遂爲遊覽者一助焉北浮蜀峯若螺髻然泰嶽徂徠遙插天外亦可彷彿得之空曠彭疃諸山環峙於西蒼巒紫巘起伏嵬峩澗壑嵐霧時復繚繞湖干堤之東參差錯

掩映波心而太白酒樓少陵池館古蹟悠然則
任城治也普寺疎鐘金塔清梵每於夜半聞之
客舟（崔志改云[illegible]慶客舟）晉雲兩城犬牙相錯峊嶧遠岫
玉獻奇焉宛列一畫障也南則余里與汞通貫
氏諸淺在焉余里稱鉅鎮鎮未詳厥始嘗考金
元斷碑謂余里瀕濟河舟車輻輳蓋亦勝國儲
次也里有泉出三聖殿之陽余因額曰聖泉滃
然而溢達之四野里人臨流而構或引以種樹
溉花或滙以畜魚植荷而桔槔取之亦可灌園
蔬余甚愛之據湖之南營小築如水閣下設淨

凡客訪僧過可容膝上則列古今名人集及諸淸徹也三徑幽窈松竹瀟疎而前爲興龍遞則閭漳徐隆台先生題池有淵菊籬梅塢桃李間之飛來雙鶴時鳴時舞與余最狎則所謂鶴洲者耳川上建覽勝樓計級五計門十有四仍厰其巔以恣曠覽於是西湖之勝余収取爲較奢朝則日出烟消鳶翔鴨睡有浥露之輕紅迎旭之淺綠暮則返照歸鴉落霞孤鶩有拖影之銀漢分光之玉繩晴則野色芬菲澄泫開鑑天靑幔卷草碧雲舒埒虢國之妝雨則羣岡欲瞑密

樹空濛菡萏濺珠芙蓤瀉翠恍西子之顰若夫
四序遞至景候各殊既物換而形移亦觀改而
瞬變每見沙暖蘋新水融魚躍鷗鷺喈喈或與
鳴鳩啼鶯婉轉相和柳陰鋪茵凉生近浦藕花
漲錦香散遠灘採蓮之曲扣舷者喧焉如市白
露橫空殷蓼接岸蒹葭中征雁一聲菰蒲裏鐵
笛三弄客此者動蓴鱸之思元霜栗烈宿鳥驚
寒深雪迷漫蓑翁獨釣雖景物衰颯而隱隱漁
磯淡烟數縷亦發山陰之興至於微波忽動曲
織成紋如織縠輕盈泊而陽侯噴礴濁浪排湯

又如神龍之出沒空明浩淼一望皎然如玻瓈映射倏而流光簸盪的灼燿目又如金蛇之烱爍此則風姿月韵流轉於四時朝暮之閒蘇子所云取之無禁用之不竭造物者之無盡藏也然則茲湖也萃千山之秀撮萬有之芳盡態極妍洞心豁目洞庭彭蠡何多讓焉湖上人不知幾易曾不肯以筆傳即遊者偶矚之未殫其妙亦未易以筆傳余家湖南與湖習久矣乎可指目可視心可會口可言而筆亦有不能盡者則亦摹其槩云爾 小築邇言〇舊志藝文亦載此記多刪改今依原本

節士孝廉鄭與僑宅在河院軍門西北向有書帶

草堂暇懶館柿葉齋今歸他姓

天長令潘兆遴宅柳待堂在鐵塔寺南大街故在

南門內塘子街今爲督郵所居此則當時北宅孫

某移額於此尙有夢草堂春夢樓聽桐書屋皆非

其舊矣採訪

潘兆遴柳待堂䟦康熙壬辰秋杪奉檄過里門

指堦前隙地命兒輩植柳待我俟碧絲垂垂余

亦將緩緩歸矣恬菴老人題其額爲顧藹隸書

顧藹題柳待堂絕句先生種柳遶書堂柳待先

生枝未長走馬沙隄始歸去半天高影弄鵝黃時顧爲儀徵訓導

盛百二追和前韻一首儂家秋墅讀書堂老樹柴門秋水長走馬沙堤非我事歸與不待柳絲黃乾隆丙申冬有以顧南原隸書柳待堂詩爲贈者即用其韻以解嘲時余服闋就選不果再客濟州四年矣

丁酉二月三日同孫適齋明府訪柳待堂次前韻贈潘敬堂不圖今日得升堂深喜前賢世澤長古柳難尋三徑在秋來擬看菊花黃明府恬菴外孫

三縣

漢仲長統故居在金鄉縣北門內縣志下仝

魏王弼故居在金鄉縣北門內西

宋晁補之故居在金鄉縣城東金櫓嶺北

按晁氏自云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遷此

邑去張氏園百步詳亭館金鄉張氏重修園

記中金櫓縣志作金莎

耘瓜臺在嘉祥縣南四十里世傳曾子故居通志

桀溺里在魚臺縣北三十里相傳爲子路問津處

其地乃濟水經流之地有問津亭縣志

按問津處在河南葉縣應幾近之

雲巖書屋在魚臺縣東山麓明初邑人王麟書堂有學士解縉銘祭酒胡儼詩通志下仝

四思堂在魚臺東北南陽鎮明尚書朱衡宅

濟寧直隸州志卷十二

古蹟二

名勝

李杜文章光燄萬丈藝林中仰爲北斗太山而太白樓南池所踞之地適當通津羇人學士臨流弔古登陟尤便南池臺館亭榭又居一州之勝冠蓋䕺集咸於是乎在自開元天寶以來至於今白樓南池之詩文好事編纂各自成集況

自

翠華駐蹕

天章品題名勝益著故別爲一卷藉以輝耀山川咏歌
盛事風雅之士或有取焉

太白樓在南城上

李白自幼好酒於兖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
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客至少有醒時邑
人皆以白名重望其里而加敬焉（太平廣記）

按酒樓謂太白所自構恐未必然據唐人甘
澤謠云許雲封自言天寶改元初朞生一月
時東封回駕次任城外祖李謨聞某初生乃
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方坐旗亭當壚

賀蘭氏年九十餘邀李置酒於樓上外祖高笛送酒(詳見方術)恐此即所謂太白酒樓乃賀蘭氏之樓後人因白嘗醉於此故以名歸之然當日之酒樓不知其處今在城上者乃後人特建耳

濟寧州太白樓下俯漕河凴高眺遠據一州之勝碑版林立惟唐人沈光記大篆最古(按大當作小)碑製四面如幢其左爲二賢祠祀太白賀監(王士正秦蜀驛程後記)

太白任城縣廳壁記所云邑宰賀公其名不可

考後人遽以賀知章當之然據新舊二書知章初未嘗爲任城令王琦太白集注

太白樓在鳳樓左洪武二十四年狄崇修正統中都督趙輔重修成化中副使張穆重修順治初年總河楊方興重修康熙八年知州陳灯重修舊志

按康熙十八年總河大司馬靳輔重修雍正間又重修至乾隆二十年署知州龔孫枝三十六年知州樊濬生皆大修然碑版林立[illegible]失其大半矣李白有壯觀二字亦不存[illegible]

泥格樓下壁內

唐沈光李翰林酒樓記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靦紆而不發乗險者帖褥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鉞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倡首業術（術碑作述）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夔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轔其正者豈

凭酒而作也凭酒而作者强非眞勇太白旣以峭直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顚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糵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鶱騰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覘幽幷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嗚呼太白觸文之强乘文之險濆文之蕃據文之猛

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蘖是眞桀其聰驁其惻醒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予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强犯特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遽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搆凌雲者無限獨斯樓也廣不踰數席兀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嘗醉於此矣

元陳儼重修李白酒樓記濟州古任城也任城古泰縣也廢興相尋城復於隍人非而鶴亦非邑改而井不改所謂太白酒樓又突兀在目中

孰謂世之閱人多者獨發靈光耶抑太白有不
亡者存固不與物之成壞相爲隆替也耶至元
乙酉冬十一月予與客登其上諸峯東來出沒
於烟雲之表者鳧也繹也波濤洶湧與歸上下
者汶也泗也日麗沙明川搖天動海岱之偉觀
横陳青徐之勝槩疊出樓之美於是爲最方太
白之觴之也騁心遊目是造爲尊俎間酬酢物
所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隱在吾目俯仰
之間去爲傳舍沈光謂兀帙椽藏者宜無迹可
尋今樵兒牧豎又知指名最之淺[illegible][illegible]閒信爲

烏有先生祇有樓中風月無恙耳客揖予曰是可記予曰古今遽廬也倏來倏往等陳迹耳彼無所寄記將安施雖然予爲汝妄言之汝亦妄聽之奚夫達人大觀蓋能齊物我一修短遺世而立於獨也議者謂太白狎弄杯觴沉溺麴蘖正恐貽顛踣月太白風塵表人物也豈若是者乎死生得喪如晝夜相代乎前要亦順受其正而已尚奚託是而逃哉使生之不辰者皆築聽翳明而淪於濡首則其禍不至於焰焰之烈不熄也昌黎公讀醉鄉記云吾悲醉鄉之徒不遇

也子於太白亦云客曰太白遊於方之外子索於方之內子束於教惡乎知子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有辯乎無辯乎太白不可作吾誰與期乃作歌招之凡登樓飲酒者請歌此以酹歌曰公昔去兮乘龍容雲氣兮蓬萊宮襟青霞兮佩明月橫四海兮焉窮濟水兮無波泰山繚兮巑嵯峨思故國兮神遊悅臨風兮浩歌醉而生兮醉而死囊孰非兮今孰是千鍾百榼兮彼且奚適操一瓢兮聽其止擊春風兮折瓊芳援北斗兮斟桂漿浩冥冥兮徙倚以望歸來[illegible]

來兮舉我觴

靳輔重修太白樓碑記畧世傳太白嘗遊任城時賀公知章爲任令觴之城樓後世雖小夫孺子無不指而目爲太白樓者及考譜傳言天寶初公至長安賀公一見賞其文言於明皇詔供奉翰林初不言賀公曾令任城也而公爲任令廳壁記云某探奇東蒙竊聽輿誦輙記於壁俾後賢知賀公之絕蹟也又何以稱焉豈兩賢酹酢果於斯時而傳顧疎畧失載歟且長安相遇時賀公已遷太子賓客豈一見賞其文者殆非

乍識之謂歟抑當賀監黃冠歸里公亦尋請還山復之齊魯而適會飲於兹歟皆未可知也要無足深考獨計當時烜赫如力士艷煽如太眞炙手可熱公卿爭奔走焉未幾而化爲荒烟蕩爲冷風矣不聞有斷瓦頹垣可覔其遺蹟而弔其榮落者卽彼華清之宮沉香之亭亦復何有而兹樓乃巋然特峙遠近往來指顧稱道不絕豈不以其人哉任故多名勝而以是樓爲甲値歲久傾欹登眺者殊苦窘步欲想見公之風槩而無從余以督河駐任爲之踟躕惆悵因與葉

憲副任郡丞諸同志慫捐俸資而更新之

元張養浩太白樓詩高城蘸雲根聊可慰心跡長風萬里來如對騎鯨客監州好事者樹此樓與石隆鼻號金仙更長漫嗟惜

趙孟頫太白樓詩城迴當平野樓高屬暮陰謫仙何俊逸此地昔登臨慷慨空懷古徘徊獨賞心嶧山明望眼百里見遙岑

陳剛中太白樓詩昔聞李太白山東飲酒有酒樓我今登樓來北風吹鬢寒颼颼太白天酒仙人間不可留金光終氣九萬里翩然而上騎赤

虬左蹴大江濤右翻黃河流手攀北斗招搖柄瓊田倒瀉銀灣秋銀灣吸乾日月液蟾驚兎走黃姑愁太白方悠然掀髯送汀鷗炯如曉霞一點映秋水紅痕微湧玉波浮太虛變化如蜉蝣仙人何在不可求惟有胷中燦爛五色錦化爲元氣包神州我欲起仙從之遊安得羽翮飛上崑崙邱有松江張汝弼草書不刻

周權謫仙樓詩大羅仙人李太白秋水疎蓮浮玉色笑傲玉堂金馬中詩酒猖狂天子客飄飄豪氣秋風起登樓曾醉山東市放蕩形骸

徧榮華富貴東流水酒酣揮灑翻河筆險語能
令鬼神泣至今光燄照塵寰一字堪貲雙白璧
我來懷古空悽愴風月千年尚無恙何時想見
崑崙邱汗漫從遊九天上
明劉基李白酒樓詩小徑紆行客危樓含酒星
河分洸水碧天倚嶧山青昭代空文藻斯人憶
斷萍登臨無賀老誰與共忘形
王昳登太白樓歌金天精氣化長虹神遊八表
無留踪醉挽嫦娥向水底騎鯨蹋倒馮夷宮吟
魂浩蕩無定著散作酒星落城角城角猶存舊

酒樓碧瓦朱甍凌清秋俯瞰長河走飛練波濤
洶湧東南流我老登臨慨今古天地沉淪一抔
土前代衣冠掃電空謫仙去後吾誰與有時典
却千金裘有時牽出五花馬呼兒換取盃酒來
醉睨乾坤極瀟灑有時把酒問青天青天有月
自何年有時把酒問明月明月在天幾圓缺玉
井蓮開十丈花此段幽閒何誰說我欲思君去
不還白雲漠漠連青山七十二峯在咫尺皃繹
巖嶂相迴環左迴環右抱抱惟有雲山顛同調
脫巾爛醉夕陽西獨拍闌干發長嘯

祝允明太白酒樓寄施湖州詩昔聞韋糟邱嘗爲李白天津橋南造酒樓人間二子不可見惟有傑句挂余心肺爛爛珊瑚鈎長安風沙佳不得南歸再臥蘇臺秋泊舟濟陽城買酒銷客愁登樓拜先生進爵澆黃流知章不語先生笑飛花亂撲過樓頭金陵更無鳳凰遊岳陽莫將黃鶴留鄉關浮雲蔽落日題詩却寄施湖州余爲先生牛馬走湖州乃是賀老傳西塞山杜若洲與爾相期釣鼇去千年江海同悠悠

劉麟詩暇日閒登太白樓樓前洸水漾波流新

詩得句揮銀管美酒盈樽泛玉甌村落人家分
遠近陂塘魚鳥自沉浮何當喚起騎鯨客搔首
天風吟未休
邵寶太白樓詩百尺高樓當勝地突起城陰迴
如寄曾聞昔日仙人遊不見仙人吟且醉醉中
直與天地忘吟餘但覺風雲避西南鉅野東洙
泗收攬飛流入幽思翱翔八極何所歸遺蹤聊
託任城吏鬼神應護登臨篇父老更誇流寓志
十年想像纔能至素壁題名似拔剌滄波渺渺
雲茫茫時有清風蕩空翠我呼仙人聞不聞憑

闌獨作千秋醉
陸深登太白樓詩夜郎一去幾千秋尚有任城
太白樓身後功名空自好眼前汶泗只交流當
年狂客心偏戀近代風人誰與儔拍碎闌干呼
不起月明風細憶神遊
鄭文炳登太白樓詩城上高樓依水隈荒凉棟
宇半塵埃何時芳草天涯盡每歲春風燕子來
采石江流千古恨沉香亭著一時才追思往事
眞堪弔倚盡斜陽未擬回
屠應峻太白樓詩當時不見謫仙人城上高樓

空復春勢極中原臨岱嶽境非吾土與三秦遥
憐避世東方朔生有相知賀季眞斗酒狂歌自
今古志存刪述與誰論

靳學顔夏日同鼎山兵憲太白樓作青蓮學士
絳闕仙黄冠山人知其賢飛舄相從還解珮登
樓命酒復逃禪逸調自非當世用淸名空使今
人憐黄塵滄水千年變雉堞翬樓映芳甸嶧陽
淑氣暖芝壓大壑晴光摇日觀豐碑積蘚織成
文睥睨流雲舞如綫使君斧鉞駐蒼冥地主尊
罍開曲讌觴羽飛馳竹葉寒冰欒細寫水晶瓜

不用徵歌向燕趙佇看作賦擬雄原凌虛豈辭
登頓苦赤日行空詎知暑振衣思馭清泠風濡
毫似灑陰山雨憑高野望延形勢鬱芊芊列勝
紛繡錯九衢藹鱗聯鱗聯繡錯河山美綺樹文
禽相對起鶴外帆檣晨夕陽花裏驂騑儼流水
別有亭臺宛轉通虹梁雀舫日迎逢傍臨羽客
濯纓石下瞰鮫人織錦宮蒹葭杳杳滄洲邃荷
葉田田綠波媚菡萏爭舒萬頃霞雲芝競挺千
章翠靡微聞妙香縹緲度靈吹此時四睇墟烟
靜玉繩明滅臨天井烏鵲不翔清漢流黿鼉欲

抱幽沙暝主稱壽千歲客云夜未央德將不至
醉使君何慨慷霜威指顧生秋色宵寒思攬重
裘襲爲歎高旻鷹隼來至今大澤龍蛇息
莫如忠登太白樓詩縹緲層樓霄漢隈南城山
色鏡中開不知仙馭遊何處長擬星辰謫上臺
林杪鶴巢珠樹遍日邊鯨負海濤來泰碑魯殿
俱銷歇未覺浮名勝酒杯
于錫秋日登太白樓詩城上高樓細雨開黃花
白雁遞相催蹉跎世事雙蓬鬢潦倒生平濁酒
杯去國獨憐王粲賦懷賢空憶謫仙才南池自

媚殘霞色秋水兼葭暮轉哀
王世貞太白酒樓詩昔聞李供奉長嘯獨登樓
此地一垂顧高名百代留白雲海色曙明月天
門秋欲覓重來者潺湲濟水流
鄭真登太白樓詩句也高樓霄漢上行人相望
幾朝昏斯文元氣未長往大塊浮名故自存千
秋爲主鑑湖客一斗難招采石魂寥寥風雅幾
時作安得起君執手論
梁有譽登太白樓詩天寒霜雪繁日沒城上樓
樓中謫仙人玉女娛清秋金龜換美酒醉脫鷫

鸘裘玩弄淸玉麈長揖謝王侯我來千載後萬壑風颼颼聞昔有丹鳳不與凡鳥儔朝食玉山禾夕宿崑崙邱銜圖將獻誰鳴聲鏘琳球始知空田雀飲啄徒啁啾營營嗤青蠅楚楚歎蜉蝣請看黃河水滔滔萬古流

潘季馴太白樓詩（予二十年駐節任城今始一登）

供奉城南舊酒樓名懸天地幾千秋亦知信美非吾土聊為前修續勝遊杯面平分蒼岱色席間遙控大河流獨憐廿載成虛度纔一登臨又白頭

王湘秋日同沈太史澄川呂孝廉滋南登太白

樓詩太白樓遺已數秋相逢知舊愜同遊湖吞
斜日光彌豔山捲歸雲翠欲浮東海聲華高岱
嶽南宮文藻動神州欣依二妙開襟抱不爲傾
尊去復留
層隆高詠軒使君招飲太白樓詩使君千騎擁
神州讌客青蓮舊酒樓柳夾層城斜日晚花藏
曲塢暗泉流鳴笳戍鼓催朱鷺促席飛觴近白
鷗已訪寒山台嶺外不妨野服對閭邱
于若瀛暮登太白樓詩樓上仙人去不返茫茫
烟霧未堪招水聲南下孤帆遠嶂色東來積翠

遥暗柳疎荷低自媚青鳬白鷺晩相驕凭欄別
有沉憂感花事年年總寂寥
陳伯友詩昨約漁樵伴同來訪舊遊開樽重結
社懷古一登樓日淡湖烟白天高木葉秋騎鯨
人已去惆悵想風流以上明人
施閏章太白樓詩謫仙痛飲狂歌地晝棟層軒
水面開百戰風流餘草木千年春色抱樓臺莚
前積靄青徐出坐上飛帆吳楚來逆旅古今皆
涕淚何如此際一啣杯
汪琬太白樓詩先生本非狂古之天人也至今

矚遺像丰采猶瀟灑憶當供奉時才譽傾
朝野高標南山松駿氣西極馬勲名不能
羈况乃富貴假一醉詩百篇吐納皆大雅
吰然鐘呂鳴餘子悉喑啞游戲酒人中夫
豈沉湎者遺阯任城隅千年構廣厦隱隱
面層巒鱗鱗俛萬瓦尊罍時見酹碑文每
爭打其碑記爲吾家文節公所作 神爽遊八極乘雲儻
來下

王士正雨中登太白樓詩開元陳迹去悠
悠猶有城南舊酒樓吳語曾呼狂太白洛

陽何必董糟邱龜蒙縹渺當窗出汶泗棻
茫遠檻流眼底無人具賓主任城烟雨可
憐秋

徐鈗題太白樓壁詩供奉層樓雉堞荒
登高一望思蒼蒼林疎嶧岫烟巒淨堤
引洸流草木長剩有池塘鄰杜甫可無
杯酒共知章壯懷牢落空千古歷亂啼
烏隱夕陽

朱彝尊登太白樓祝英臺近詞女牆斜官
柳暮俯首眺齊魯冷綴苔錢斷碣臥荒礎

最憐酒釅花濃好春閒度更誰解金魚換
取啟塵戶遙見十里帆檣催人動津鼓翠
杓多情容我醉方去待他明月高時臨風
歌處也未許此翁千古
王通啓上巳太白樓送別黃必甫詩春宴
戍樓迴城高萬椰攢闊河塵路泝舟楫野
塘安京洛鴻書急江淮蝶夢寬杯空難去
住夕日下遙灘
楊通久秋杪同雲間張友鴻吳六益檇李
朱廉齋會道扶家聖企聖美集飲太白樓

詩四首

拾級古任城秋風百緒生危樓晴日遠大野暮烟橫杯酒謫仙事登臨賀監情千年懷抱在吾輩正堪傾

其二

開窻望不極直北是燕臺萬里浮雲起孤帆返照來故人京洛夢遷客別離杯無限懷都意還期作賦才

其三

坐久不知暮秋風積漸寒斜陽歸雉堞晚

渡近漁灘誰遂鑑湖達稔思蜀道難青天
如可問把酒再相干

其四

遠望江南思蓴鱸正及秋斜風輕五兩夕
日散千憂鄉夢華亭鶴歸心烟雨樓君懷
何處切一雁下汀洲

李中素飲太白樓詩漕堤環危樓水氣千
里白早春宜薄醉新釀動枯鬲高臺椰拟
平生意雜黍麥積雪露人烟青黃出阡陌
乃逢鄭先輩確菴攜觴具殽核饑腸發雄譚

辨晰到因輩郤指座上笑供奉猶岸幘下
臨南池歎拾遺尚落魄且爲置新悲還與
傷昔阨供奉倜儻才所志近劍俠開口脫
寒酸天人想眉睫拾遺苦諳鍊世味特接
索拈示到細微往往泥促迫兩公匪章句
有論必褒刺觀其寄意中毋任天下責使
能久廓廟一一奮羽翮縱酒士所傷豈屑
稱詩伯何意千古來止目爲詞客筆墨掩
經綸徒資俗人惜悠悠不足道嚴武固英
傑崎嶇佞故人曾未破貧格子儀昔急鑄

親被解驂澤如何再造時坐視潯陽厄遂
令兩公懷徒傷天地窄賤貧苟未達身在
已哽咽況復時代遙安肯更體貼徒餘朽
椽尨村語滿碑帖惟我與諸君長吟振遺
迹

嚴繩孫太白酒樓詩何年供奉此登樓
落日曾明紫綺裘石闕蘚滋唐蹟在女
牆花發魯門秋朔鴻半度皆南向泗水
中分更北流浪跡不堪頻望遠空將詞
翰慰沉浮

秦松齡太白樓詩文章舊日留東國風
釆於今重古臺秋水不知供奉去暮雲
猶爲秘書來唐碑漫滅孤烟斷曾毀蒼
凉幾雁迴我亦江南詞賦客夕陽登眺
一徘徊

陳宸銘宴集太白樓詩城上高樓矚碧岑春來
喜共此登臨千家柳火連朝暮百雉雄風亘古
今露冷香亭雲漠漠烟消釆石月沉沉憑欄閲
盡滄桑事嘯傲乾坤興不禁

許東遊南池太白樓詩有唐三百年詩家各林

立其中最魁傑子美與太白兩賢俱薄命遭逢
同轗軻麻鞵走寒灰幾月官禁掖樂府奉荒淫
沉醉自韜匿洎乎困末路依人給衣食何期千
載後聲光轉輝赫任城介中原自古爲望邑兩
公盛年時先後來作客白也主季眞意氣劇相
得金魚爲換酒痛飲盡一石甫也遇許簿小艇
汎溝瀆旅況頗寒酸青氈憶家室遊蹟至今存
題詩滿碑勒酒樓壓層城睥睨傍危壁遠眺見
湖山烟波蕩胷臆南池接河流夾岸垂楊碧菡
萏吐青芬花葉燦如拭池樓互相映兩賢屹相

匹悠哉懷古心沉吟爲太息伊予來濟上宮牆
欣繞滕恩知難俱陳逸與陶永日置酒池亭間
朋好任所適飛觴互勸酬諧笑恣往復我聞古
河朔高會必三伏更爲碧筩飲清涼却炎燠爲
歡追良朋醉歸已及夕池邊浣花翁樓上竹溪
逸風流未消亡魂魄猶可即何以脫相贈琅玕
雙彩筆我將繼遺徽著作返麗則誰非右文時
文章實華國持此報淵源庶幾展萬一酒醒立
中宵天漢當空出

劉洪太白酒樓歌爲陳將軍作高樓峩峩凌百

雉會是翰林沉醉地當時一醉已浮雲人到於今誇盛事多少登樓載酒人往者旣去來者新樓之興廢不知幾誰何湮沒都不聞與不聞那足憾憑欄長嘯林霏斂譎仙之才雖復曠代無主人亦何容易有賀監陳將軍豪情逸興快絕倫開樓汜埽樓上塵罹瑜匝地紅麒麟劍佩帬屐延衆賓湘東之醞宜城春伯雅季雅雲雷罇頭刻飛盞千百巡女牆烏啼東月起照見杯中酒光紫客醉欲走乃大癡請看樓前東逝水將軍喟焉拍我肩此樂何讓彼兩賢我有狂言

忽衝口玉魄皎皎當中天兩賢之交并心迹微
獨詩酒與莫逆吾徒此會非偶然莫向層檐羨
金碧

邵長蘅太白樓歌并序太白樓即濟寧東南城
樓上有碑記云相傳賀知章令任城觴白於此
樓因以名誤也按史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
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
六逸樓當是其遺蹟知章亦無令任城事詩以
正之城下古南池杜甫與許主簿遊處十日九日春風顛十村
九村桃花鮮客行雖苦差不惡日斜歇馬任城

邊任城高樓對芳樹相傳太白昔遊處當時六
逸隱徂徠少年作達酣馳騁往往登樓弄杯酖
當窗萬里天風廻嶧嵬劉作鸕鷀杓南湖便酸
葡萄醅偶然乘雲去謁帝遊蓬萊卻逢四明客
呼作謫仙才孔韓裴張各雲散此間陳蹟空蒿
萊杜陵野老亦到此南池森木荒清泚我來弔
古已千年殘碑謬誤聊適爾樓中不見古時人
樓下仍流古時水回首望泰山一氣青靉靆金
泥玉檢俱塵埃七十二君復誰在落日沉吟動
客愁城樹漠漠春烟浮行路誰知我心憂徘徊

愴惻滂橫流君不見李白杜甫雄歷百代終荒
邱何況擾擾蟻蠓與蚍蜉明朝匹馬更北去且
脫鷫裘付酒樓見沈廷芳所輯南池集
盛熙祚太白樓晚眺詩危樓俯城闕斜日射流
丹勝事聞天寶多情說賀蘭馬塲秋水闊凫嶧
晚峯寒緬想狂歌客乘風跨紫鸞春草亭吟稾
王元樞太白樓詩秋色圍城郭高樓盡已攀壓
連原上樹村帶雨中山我憶孤臣蹟時看落日
間可憐大河水不舍下長灣
周大樞詩太白樓高空夕暉後時風雅道尤微

劇怜化劍無時合却看爲鵬此地飛豪氣只應
酒可豁高才無奈命相違出門大笑元非策啄
黍黃雞秋正肥

翁照太白樓次椒園韻詩許賀會陪作勝遊至
今猶自仰風流少陵往矣留詩碣太白依然在
酒樓我後千年生也晚人多百感況於秋惟餘
一片當時月夜夜還來掛上頭　賜書堂集

沈心太白樓詩時維四月雲物清桃花汎過濟
水平獨登樓上客子樂忽仰天際長庚明遠遊
異縣蹟相類狂吟曠代心久傾可惜今無孔巢

父手拂素壁苔題名孤石山房集

沈廷芳太白樓詩自飲謫仙後誰携狂客尊寒天凭檻望勝地此樓存烟樹闗河迴入家氷雪繁獨餘懷古意殘碣手摩挲古碑林立唐沈光篆書樓記元汪澤民瑞麥圖明張汝弼草書陳剛中詩最佳隱拙齋集

德保登太白樓贍賀李二公像詩任城城上有高樓舊聞太白曾携遊是時賀監守此土故友相逢兩心投邀登共酌謀痛飲坐看雲山煙霧浮二公襟懷別有在借酒聊解生平憂季真爲主謫僊客勝地偏因供奉修主賢賓嘉合繼美

品量不必分劣優八仙歌中兩君列子美標題
聲價伴何人好事工摹像拈鬚還似交勸酬解
衣磅礴逞酣態目空天地如浮漚詞人偶爾寫
寄托遂令千載傳名流過客攬古搜奇句滿壁
琳瑯一一求
聖主巡幸親觀覽
天章璀璨四題留名境一經邀
睿賞岑樓烟樹光千秋我督漕艘來過此乘輿攀登望
斗牛但見坐上雙白眼舉杯猶問月來由岱出雲
濟水供座右留中邱壑一時收南池留蹟有杜

子望樓應動暮雲愁攜來罇酒呼仙飲笑非佳
客孰與僊人去天涯神尚存詩兮酒兮永不休
凭欄撫景想逸韻明月淸風兩悠悠乾隆丁酉

南池望太白樓詩城上危樓聳碧空謫仙登眺
仰高風酒豪曾共知章醉詩價羣推子美同絡
繹帆檣洗水畔迷漫烟柳嶧山東南池咫尺頻
相望弔古情深晚照中

元張須太白樓賦惟風姓之苗裔兮爰資始於
虙羲兮徐方以啟土兮乃任國之攸基積歲周
之邪域兮屬東魯之八封內逮季任之處守兮至

戰國而猶在旣郡縣之遂置兮仍舊號曰任城
顧漢世之多賢兮緊白衣之垂名余登樓以四
望兮慨山川之不改溯沂泗之淸泠兮盼鳧嶧
之杳藹伊誰架兹棟宇兮謂太白之曾游時賀
令之稱賢兮徵斯人其誰儔想勸酬之歡樂兮
恍英靈之在目鏘玉佩之陸離兮美荷衣之被
服傷孔子之不作兮歎中行之莫與睠耦耕荷
蕢之爲倫兮庶幾超絕而可舉指謫仙以相謂
兮冀青眼之夙開取狂客以表名兮亦曠世之
英才觀史氏之稱述兮固莫知其志也世溷濁

而獨清兮且高標之不可幾也託餔糟而混迹兮蓋慕晉人之風流寧泥塗之曳尾兮竊自比於莊周仰青山之崚嶒兮觀鏡湖之渺漭朝欲披其美木兮夕欲擥其宿莽仰浮游於太虛兮疑翳雲而乘風將駕景而凌烟兮追高躅而奚從倚朱欄而悵望兮天慘慘其無色俛清流而鼓枻兮空盤桓而反側亂曰我思昔人神飛馳兮古今一息胡我底兮往過來續逝者如斯兮明王守仁太白樓賦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余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構乎任城曰太

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在蔡侯導余以從陵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峯薇長烟乎天姥兮瀲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妄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蹇兮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眞之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乃登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

兮維黨人之擠詬曾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
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
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敎而不
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寧直死以顱領兮夫
焉患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逡逡其求退
生逢時以就刻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飄
泊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
自前世而固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淺
湲廟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
世兮恣沉酣而遠眺進不遇於武丁兮退晝荊

顏氏之簞瓢奚麴蘖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覩夜郎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為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歎曠絕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媟婦妾以馳騖兮又從而為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兮競規曲以為同卒日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颼颼兮澹平野凭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

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楊士聰太白酒樓賦若夫隴郡謫仙鑑湖碩德六逸久羈一官暫息杖屨相從壺觴共酌酒曜森臨糟邱峻陟華構仰崇碧落俯逼既相地以鳩材復捐緡而集力歘巍峩以凌空若軼超於異域日泛麴以周旋或流寘而自得出一時之特創遂千古以爲式聳傑觀以攸寧留榮造於何極乃至代移時異山遷河改草沒寒基烟荒宿壘井幹委塵摘星倒彩花蔓飄零景陽安在訪青蓮之依託憶鯨驂於滄海何故址之就

正新營之有待微頹則積計繕完更建則制增宏塏井藻之色稍渝楢至之工旋逮則有霞連綺戶雲擁丹梯翬檐高揭雕角森齊檻榲月廠棟宇虹棲名賢署額過客留題廣筵張設尊酒提攜或停軒而頻涉或飛旆以暫稽或簪裾之環列或科跣之偶躋或嘯吟以亢爽或鄰澤以沉遊或歡欣以駘蕩或塞默而愀悽當其登眺情殷激昂興劇髣髴餘靈翹瞻前蹟莫不弔古憑高由今遡昔落落酒人迢迢星客往事仍傳淸辭寄策歎才華則旌彼澹逸驚寵遇則羨厥

烜赫侈道遙則湖海覺寬痛謫仙則乾坤為窄幾欲會生平於隐牖招英爽於坐席顧影而貪與流連捫壁而可以呼索乃若侵晦睨於古堞攬熙穰於囂塵青嵐以東西交赴綠蕪以南北平連晨引靈光之旭夕靠大野之烟聯硯溝而波光影送揖轂城而斗曜晴懸近則南池籠樹遠則旺湖浸天擊轂摩肩者塞路聯艘接尾者盈川至如雨夕風晨月晴雲霽露色濯空霜華凝砌萬室水邊千郵烟際山蒼蒼而射睥雲鱗鱗以作勢乍徙倚以從容暫凭臨而息憩鵲噪

春以同聲鶴警秋而孤唳湖涵虛以飛清霞分
光而驟逝意澹宕以自怡神縹渺而超詣譬御
風之泠泠若乘舟而不繫邇乃蹈徂徠之遐躅
挹夜郎之愁心狎貴璫於厮養借昭陽而進箴
怵危情於蜀道激悲慼於湘陰棄一官而若屣
恐入山而不深鑒勳名於囚罪何叛逆之能侵
曾履屯而表節亦觸景而結吟必同符於異代
乃曠世而知音綺裘可以不御纖蟻可以頻斟
覩巍然之如故嗟伊人之已沉彼自有以壽茲
樓於不朽詎惟是土木之數尋亂曰軒宇嵬

嵬城之上兮風雨千年彌增壯兮峙彼崇垣臨空曠兮誰實搆之相歡暢兮惟賀及李交揖讓兮星映長庚擅高唱兮齟齬於脩至淪放兮樓以入傳觸感愴兮依依高山景所向兮苞竹茂松愜永望兮

徐標太白樓賦長庚嶽降兮李青蓮蛻俗騎鯨兮飛上天適我東國兮六逸稱賢維友賀老兮乘馬如船携手銜杯兮灑灑而仙仙城有謫仙之崇樓下有浣筆之名泉我爲登樓兮呼太白霞瀾錦袍兮渺莫即星精皎皎兮銀河碧河瀛

習習兮林巒赤嶹為主兮嶹為賓所云光陰兮
百代之過客顱鶿杓兮鸚鵡鐺安得太白兮共
死生梁王臺蘇兮但有啼鶯白雲處處兮湘水
何情襄陽小兒兮拍唱無聲倒著接䍦兮花下
誰醒人去樓空兮酒冽泉瑩我思太白兮酹酒
為盟緬黃樓聞笛兮已懷之五百年之後於玆
幾變陵谷兮又何能觴詠其左右俯檻南池兮
宛森木鳴蟬之舊渭樹江雲兮抑尊酒論文之
覩東眺則防尼蔥鬱[illegible]繹龍嵸徂徠紫氣沂泗
濛濛遶杏壇之闕里存魯殿之遺蹤太白凭欄

兮猶徉童冠之春風西眺則麟何禮芳弦歌餘
響窮洞清涼漆園曠邈臨汪汪千頃之長湖披
十里荷香之薦爽太白與酣兮羽衣蹁躚而勝
賞南眺則堂間秀楚野入青徐森森百川兮映
帶蒼蒼羣岫兮縈紆莫莫兮草沒鄭莊之宅霏
霏兮烟織灌塚之墟太白兮擊劍沽酹兮舞金
魚北眺則綠水明秋東樓夜醉崒嵂兮岱嶂巉
巖縹渺兮神降幻異穀城西照兮石馬苔封樊
壘晴嵐兮疃彭環翠太白兮嘯歌咳唾兮紛珠
璲乃若虹橋通漢香閣凌霄旌旗拂柳簫鼓盈

艘鶴唳珠宮之金塔鷗浮天井之銀濤溪明沙靜兮村樵蘭汀蓼浦兮相招朝暉暮靄兮飄瀟書聲琴韻兮幽騷想與四明之狂兮應何如笑傲以陶陶仰止太白兮歷千載樓頭風月兮今仍在蒼狗白衣兮瞬夕改荏苒居諸兮不我待好水好山兮髣髴太白之磊磊吟風敲月兮開尊而對漁舟之欸乃

鰻鯉遊宮之金塔蹈浮天井之銀潢浮川汁
靜兮村樵蘭汀蘋浦兮相招朝暉暮靄兮爲鄰
書齋琴韻兮幽緒想與四明之狂客兮應何如哉
以陶阿仙山大白兮歷千載遺風月兮今
仍在舊洲自在　主其樽講兮不狀行
好水好山兮邊瀟大白之醉翁亭風致月兮問
尊而樂乎漁舟之歟兮

南池

南池在南城太白樓下池爲洸府二水所經渟滀入天井閘爲池蓄荷數畝杜甫與許主簿泛舟南池有詩池上有亭有堂有榭檣帆往來多憇於此明末亭臺俱圮順治中總河楊方興重建舊志

劉淇南池記濟寧今城金源徙建汪水雲詩所謂新濟州也舊城更在南二里許今謂之小南門杜員外南池詩云城隅進小船則南池當在小南門左右可知今城南漕渠之陽曰南池者

乃股引汶泗之支流而爲之者也其地可數十
畝夾池皆古柳高枝交蔭蔽虧暑日蓊然生凉
東西各一亭從亭上對望儼如綠宇東亭曰濯
纓西亭曰君子西亭頗展拓前後列樹梧楸皆
百年外物席亭而坐芙蕖彌望靜香襲人池北
距城足二丈餘東西相去二百餘步可射城上
重屋爲太白樓與東亭相直從樓上俯瞰池樹
尤爲茂美每及殘秋菱熟蒲荒蟬鳴森木之句
居然在眼於以憑弔往蹤流連時物是亦讌賞
之區風雅所託也其創始不可知

國朝順治六年總河楊公方輿重新其亭館以一老卒守之免其役使余家是州在康熙巳未春猶及見其完盛於今三十六年遂日就荒落池泥龜坼喬木都盡便遺狠藉殆同郵遞吁可惜也近又增置運艘於池之北貯常平穀即欲更植卉木以規輿復而委積所在亦非山野放浪所宜矣雍門之歎何必臺荒而池平康熙甲午正月上元南泉山人劉某武仲撰衛園集

唐杜甫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詩秋水通溝洫城隅進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

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氈

明殷雲霄南池詩太白樓高春水多南池春老白蘋波白蘋波上風還雨欲採芙蓉將奈何

吳國倫詩瀑水侵堦上危亭背郭開分荷移小艇取石坐深苔地迥秋陰合軒空海色來誰能共心賞懷古正徘徊

沈朝煥杜陵池贈陸湛源使君詩璧水倒螭嵐亭虛一鏡涵斷崖遺句在勝賞昔遊耽蒲長浮深碧潭空照蔚藍吟詩何水部時過徙倚

龔勉夏日黃水部見訪留飲南池詩[illegible]

公忽枉故人駕倒屣歡相迎情别經朱夏小設
古南池筵晤且乘暇荷香淸可挹槐蔭綠堪藉
徙倚池上亭俯檻泉流瀉披襟滌薰風寄興揮
玉斝未盡平生言斜日倏已下水面來晚涼願
言聊卜夜尊酒進莫辭明月滿臺榭
何出光南池詩少陵淸況拓池頭池上復瞻太
白樓李杜當年共漂泊山川今日藉風流池遣
總寄曲江興樓月猶懸天寶愁詩聖酒仙何處
所獨留淺渚泛輕鷗
朱卿春暮同人遊南池詩嬉遊今日好恰値艷

陽天殘杏飄紅雨新荷長碧錢徘徊雕檻外踪
蹟小亭前乘輿南池飲青旗自柳烟
黄中色詩杜甫南池舊浮光鏡不殊岸廻官柳
細橋斷野亭孤鷗狎親漁艇天青逼酒壺坐來
酒與洽懷古意踟躕
謝肇淛遊南池詩高歌擊筑酒如澠天末西風
濟水氷候雁一聲秋嶂月寒星數點夜船燈池
邊岸幘歸山簡草裏殘碑弔杜陵失路相憐且
沉醉坐看北斗拂觚稜
劉榮嗣秋日南池賦得蟬噪林逾靜詩巳與暮

塵隔稍從汗漫遊都忘樹間響但覺坐來幽野色聲中變雲光意外秋寂喧殊自領對此倍悠悠

左懋第南池別楊凫岫同年詩別離三載餘試問著何書人遠當門靜池清慮亦虛夙違剡水棹今見子雲廬古道存佳句民艱以望余

韓洪愈南池詩夾池凝碧柳香結採菱船鐘磬鄰初地星河接遠天波光間浴鷺秋色老吟蟬境會仍蕭瑟誰分子美氈用杜韻

趙洙濤禊日南池詩任城三月獨懷古麻鞋蹀

蹤吟杜南榆莢飛盡沈耶錢春風楊柳黃金縷
毿毿長條百戰留鳴鳩聲中春無主酒人參差
立寒塘汨沒繁華淚如雨
載沈古南池詩把臂杜池上奇文取次開拂檻
蘿牽袖讀碑手剔苔瓦尊聊可酒蓮葉亦堪杯
指點烟林外浦南日半桅
陳晟誦南池懷古分得露字南池雨初歇我來
訪鷗鷺到門聞淸音幽鳥鳴高樹陰沉積翠合
一折蒼苔路池館澹夕陽空明花睎露緬焉發
遐想延佇竹深處憶昔杜少陵扁舟曾一渡秋

水一篇詩地以人益著人去已千載池水淸如
故蒹葭横白雲蒼茫日欲暮懷古不忍歸且就
北堂住堂空夜月白詩魂自來去以上明人
尤侗南池詩東道恒留滯南池得偶過淸陰生
古木小雨長新荷此老遊不再今人詩更多酒
樓呼太白應共爾悲歌
葉方恒南池詩詩到少陵空宇宙任城猶說古
南池一時興會成遺蹟千載風流有斷碑翠柳
烟中鶯語換碧荷雨後酒香吹行人駐馬知何
限更憶西秦泛渼陂

施閏章詩雨中騎馬到南池懷古荒亭酒數巵雜樹背城垂綠水濃華當座覆殘碑飛來戲蝶侵衣坐何處黃鸝送客遲劇想芙蕖紅勝錦蘭舟重訂濯纓期旁有濯纓臺

王士正南池詩南池風景地微雨埜中來盡日聞蟬語無人共酒杯一亭楊柳暗四面芰荷開萬里橋西宅新經蜀國回

方交南池絕句二首自古有南池如何唐始著秋雨冷菰蒲是憶靑氈處

當年許主簿附驥亦不朽底事宦遊人不飲詩

入酒順治己亥過濟作

陳心澡遊南池詩五首南郭訪南池芒鞋踏錦陂來當新雨後恰值晚涼時擔小詩難就興豪酒不辭靈風飄幟幌掃地拜荒祠

虛碧斜陽裏依然進小船閣頭懷主簿祠有許主簿像花底憶青蓮勝地猶終古詩魂欲化烟蟬聲經夕咽似與話當年

再過題詩處徘徊小檻東渾身修竹影滿面芰荷風烟景隨時隔奇文異代同待吟秋水句開取舊紗籠

池館綠侵堦虛窻四面開誰能移淨石共我坐
深苔悠忽片雲過蕭疎一磬來幽懷良未已相
醻且銜杯
曲折疎欄裏空亭草木香鳥啼青翠落人語碧
山凉記寫邱遲錦詩盛李賀囊行行不妨緩月
影上池塘
顧大申南池詩四首遲日廻晴郭春陰策馬來
荒池明積水深柳傍高臺晝壁丹青合風簾鳥
雀開謝公遊屐遠不復掃莓苔
紆徑行人少春風爛漫花遥天横獨鶴急鼓亂

浮槎院靜游絲落亭空翠竹加比來嚴壑穩漫

解憶京華

杜老欣相賞任城許簿知掉船時載酒倚樹醉

吟詩蔓草春雲暗寒燒劫火遺爲誰汝水外登

眺憶南池

時序相催逼春來病轉侵避囂行別墅騎馬入

芳林藥圃抽紅甲樵歌動綺琴開軒聊永日應

得滌塵襟

楊通佺詩一水虹堤外莎陰夾岸青鏡荷分夕

照浴鷺下前汀勝蹟餘懷古良遊暫聚星臨風

思逸少彷彿在蘭亭

王世鳥杜池秋隙詩花留未了紅草散無窮碧

藉坐杜陵池哦詩度秋隙

朱元鼐南池夜坐詩倚檻長吟北斗回參差樹

影拂空階虛亭遙夜無聲動風雨聲從池上來

潘淑葛南池集杜句杖藜登水榭月朗自明船

局促看秋鷰蕭蕭急暮蟬白波吹粉壁黃鵠摩

蒼天雲臥衣裳冷偷存子敬氈用杜韻

查慎行獨遊南池詩外吏無交舊歸人簡應酬

烟波宜獨往風雨感重遊遠影千帆暮孤亭下

樹秋多情天井派日夜向南流敬業堂集

盛楓重過南池詩飄蕩河濟間孤行常惻惻菖蒲復如劍重至南池側萬綠張翠帷新荷好顏色清泠石泉細澹淹林烟織蔚遊忽似夢塵面更拂拭重是名賢蹤顧瞻長歎息景物豈異古殘碑已剝蝕猶幸未消磨及此尚登陟亭臺始締搆門徑不可識昔來沉醉處聊記雙槐北劇飲少年場夜漏下幾刻醉後相扶將踉蹌任顛踣沉淪十載餘身世無一得荏苒遂華髮蹉跎空旅食可堪佳賞地幾度成追憶浮雲東南馳

歷歷歸飛翼憂來不可斷惆悵情何極鞠業集

周大樞詩身世渾如不定棋當年杜老亦堪悲
鳴蟬洗馬曾來地蔆熟蒲荒又幾時贏得文章
千古在翻令稷契一官遲蕭條已歎同搖落何
況秋飈感客思

沈廷芳南池宴集詩四首任城好春色多勝屬
南池高柳色如染繁花香滿枝風光晴更麗日
影暖方遲喜作客中主歸艎雨過時歸自泇河池上花適盛放招金揚武主事卣良舍人王在茲州牧觴咏經日
閒吟少陵句復上少陵臺水碧雙橋迴亭[illegible]

岸迴成蹊傳舊澤嫩蕊愛親栽即境一懷古紅
闌凭幾回
追歡當暇日良友恰相逢芳草無情綠香醪何
事濃聽歌徵曲部泝舊寄吟箭流憩不知倦林
間報晚鐘
望遠宜何處青連騰酒樓（晚登酒樓）遙岑堪極目明
月正當頭頻攬雙清地誰居第一流聲華繼摩
詰儒雅典名州（隱拙齋集）
沈世燕南池詩十年尋舊約千里到南池鳥語
無人徑蟬鳴向晚時涼風生爽籟芳樹倚清漪

坐久不知暑香殘老杜祠沈壁山房集

姚惇德清明日登太白樓遂過南池詩一選更有南池在閒攜此重尋到門紅雨亂夾徑綠陰深一夕行遊地千秋仰止心叢祠餘俎豆誰並拂冠簪

明徐標南池賦并序唐崇李杜則兩日月也爾時高適刺兗州賀知章令任城李父為任尉兄宰中都故李杜嘗往來吾魯於濟有太白樓下有南池子美與許主簿舊遊處世代屢遷乃署曰古南池識杜也樹木陰森花香鳥語倏同[illegible]

際想見當年每與楊朝徹登白樓遊南池對景陶情遣懷舒興輒弗忍去約爲賦以紀之池未詳厥始亦從未有賦者南池之名稍遜白樓不知可易爲杜池否予旣賦白樓請朝徹首唱南池賦予次之復固命予泚筆勉成就繩大匠云

自二儀定位兩丸迭跳幻泡忽湮化生浮蔦聿臧穀之殊觀遂彭殤之互弔惟達人其不朽如得天而久照睠我任國𤣥嶽一坏浤然衣帶八海一漚曾何關乎坤軸乃有感於千秋日君子之至止疑聲氣之相求匪地則靈抑人之傑彼

子美兮蘭馨玉潔用拙而小築幽棲哀時而霑
巾嗚咽興逸則呼酒登臺詩成則璨花瑩雪身
雖困而道尊性則怡而神悅悅伊人之宛在賡
白露之蒹葭聘高蹤於烟水想遺韻於虹霞景
事依依兮如覿襟度浩浩兮猶睽當其新流活
野芳發濯苔紋漸石髮黃鳥嚶嚶其鳴綠蘋有
苾其馥或沐浴而憩東臯或修禊而觴青樾酣
四美以盤桓洋洋乎懶雲之窩巳而夢闌靈運
一枕羲皇清颸解慍茂陰分涼綠篠娟娟而含
翠紅蕖冉冉而流香碧溜濺皺珠之萬斛牙檣

掛錦幔于千艣矚魚蝦泳蝕乎荇藻飲河朔而
寤求羊迨夫序颯金商露瀼銀漢木蕭蕭而欲
下月皎皎其有燦菱熟凫汀蕭荒莅岸野猿嗷
而塞鴻嗷石鯨吼而砌蛩亂籬菊寄傲於陶潛
蓴鱸結思於張翰旋且草斷蓬枯瓊花飛六水
腹告堅竹爐湯燠寒沙梅影之橫斜霜瀨松聲
之謖謖爐暖馥於雲溪披鶴氅於仙谷行樂挂
山陰之席奚囊爛灞橋之篚時乎岫瞑龍興濤
激砰砰沛若宿海之傾轉若灩澦之崩斯池也
若吞沆瀣而溢滄溟則攬袂攜麴生以恒升時

乎狂飈怒騷萬竅刁刁望若浙江之潮聽若廣
陵之濤斯池也若奔猊跫馬鉅鹿戰鏖則吸川
大釂而奏雲璈玤乎流光織縠空明沉璧秀靄
輕容蒼嵐欲滴斯池也如武陵之桃源莫覩胡
麻之迹泛斯池也如蘇子赤壁之遊忘東方之
旣白吾嘗載稽古昔昆明鞠旅蠆屯牛渚亦何
禪止戈之武太液流連粉黛爭妍亦何取儷語
之蓮金波湧汴夷門舄散尋與艮嶽而胥轉扶
搖而南有天池焉大鵬之所徙也搶榆枋而莫
振王母西極有瑤池焉諸仙子之所居也更

菭其不可問維茲南池兮固造物之罔盡偕杜若李以躑躅兮豈用之竭而取之禁

暘士聰南池賦瞻彼南池兮南城之下據隍爲池兮依垣構厦綠蓋盈渚兮青蓮爲社龜鱉樾以陰森引濃芬而飄灑門因汶泗滙流地似蓬瀛暫假飛梁以跨鑿平施澄鑑以涵霄自寫移湖渚而非遥托城闉以蓋寡非邀盼於前徽孰留蹤於大雅爰自杜轅東覲許艇南逌城隅瀕水溝洫含風綠漪縈沚白露澄空秋光已碧晚日猶紅菱經雨以薦實蒲就荒而結叢洗馬之

流蕩漾鳴蟬之樹密蒙時停橈而興適亦棒單而意融彩毫之揮既就青甑之憶胥同若夫臨泛兮一時留詠兮千古別代闢庭兮異時葺宇波以濬而彌深境雖新而逼古既對堂以築亭亦列楹而分戶燦芙蓉於中流引蒹葭於東浦竹亭亭以生涼柳毿毿而曳縷想文芒於魂英兮宜廻翔於茲土既舊地之宛然兮恍勝遊之可覩乃至門庭晝閉池館夜虛衆植森然潛香自舒闃其無人兮莫之與居清風明月兮其來徐徐或有尋幽意遠躭靜情餘啟扃狎鷺凭檻

窺魚碧荷襲袂兮綠蘚侵裾喧闐隔世兮澹寂盈除至若冠蓋森臨盤筵廣設候吏先迎雜胥環列目一盼兮芳華可擷送懷中流兮塵襟浸雪又如修路搖旌高軒弭節道路傍徨風塵蹩躋雲山萬重兮菰蒲久別面撲殊芬兮心含異悅別有佯狂放客駿邁名流憑陵詩筆磊落糟邱截筒作勸折花爲籌擬渼陂之汗漫半次山之島洲接晴嵐於大嶂揖夕暉於飛樓抽綺思於孤鶩銷機事於沙鷗爾乃淋漓擊節而爲南池之歌曰蓮葉田田兮茂城陬懷往哲兮續清

遊溪清水澹兮風小花朵孰為玉面兮掩映中流曠彼南池兮不可以舟幽人來往兮共夷猶一壑自老兮吾將因之以淹留

觀蓮亭嘉靖二年知州黃堂建今改作

明李瓚觀蓮亭記畧觀蓮亭在州城南東小門之外觀瀾橋之北僅三十步許亭枕城壕正德丁丑知州康世臣植蓮壕中每當盛開邀我致政長史張君顯知州劉君槃載酒泛舟於其中逮今五六年根深茂密不啻千百本菡萏叢出清香襲人然無亭館以寄遊觀先是道人募緣

築基壕本結鄰於蓮池乃構大堂三楹迎神祠之時水部主事楊君撫奉例撤去堂未之毀余命知州黃堂小結一亭連於堂後甃以磚石繚以木檻扁曰觀蓮嘉靖癸未夏六月朔日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濮陽書南池集

按嘉靖時知州有兩黃堂一霍邱人一內鄉人癸未爲嘉靖二年則霍邱也又按記濮陽下有缺字岳通志云明嘉靖間治河都御史李瓚建有記瓚字宗器東昌濮州人

明潘季馴偶憇蓮亭有感詩白頭仍作池亭主

猶記當年綠鬢遊老馬漫誇能識路中流應畏不維舟荷翻珠露終須墮花實蓮房詎可留聞道東籬黃菊在一辭塵海即丹邱不佞四奉簡書治河初爲嘉靖乙丑云

留鶴亭在南池東明嘉靖間景王之國於楚舟過此留鶴一雙因以名亭今廢舊志

盛金留鶴亭詩楚王此留鶴遂以名其亭鶴去不復返亭亦隨歆傾我來訪遺蹟烟水空冥冥行行南池曲庭軒厰且宏軒北杜公祠蔚然松竹榮登高謁遺像骨瘦神逾清緬懷千古上高

風如可承吁嗟乎貧賤固無論富貴亦安憑後
人胡去取斯文乃常貞不見少陵已死幾千載
至今祠宇猶崢嶸浣香集

君子亭在池西今改作

濯纓臺在池東今改作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夏予治水暇日築濯纓臺
於池上覆以亭詹瀚石刻少陵南池詩書後

沈廷芳濬南池詩云安得瀹濟潔水利請縣官
保乂我赤子永絕泛濫患愁坐濯纓臺臨風凭

石闕

得樹齋總督河道顧琮建庭有老槐二樹漕使沈廷芳顏其楣今改作

沈廷芳戊辰元日得樹齋端居詩堪笑步陳迹重來作使星三朝欣却軌一室好橫經蘐茂懷南國鴻飛向北庭卷書復長望九十九峯青

廊廟江湖堂今改作一作江湖廊廟

南邀北爲廊廟江湖堂嘉靖十一年中丞戴時宗建泉河史

明戴時宗記柳子曰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余至濟之十日行水魚臺乃按觀濟之郊陟

梁宋之墟求水受病處歸而圖三策以獻倦且休乃發隄上閘卒闢城南東隙地鑿池築臺搆堂一區稍暇輙偃仰其中可以散煩滯發幽思或時以勞官屬切劇治理有賓客至者與之飲酒賦詩於以通上下平物情而度能勸功考跡問業之意寓焉旣成題曰廊廟江湖客有過我者曰何居曰子不聞范子之言乎古者君子在江湖則憂其君在廊廟則憂其民今吾與子身雖萬里然猶系名通籍日持大農之錢是何異廊廟之尊者乎吾涉滄衛臨漳衛浮汶達濟踰

河津跨汴泗長淮之野大川十數小水殆百駕長風凌巨浪是何異放迹江湖之遠者乎夫食人之食者當憂人之憂禹大聖人也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而况下於禹者乎余少而食祿今壯且老吾懼夫報主之無術而冒身湖海之區其間鮫鱷之異形風濤之異勢吾將懼身名之徒辱范子處其一余兼處其二范子憂其半余兼憂其全余方憂吾憂故以名吾堂自吾之爲茲堂也余見夫南而北北而南者孰非登名於朝而思爲廊廟之寄者乎其間走蜀走楚走吳

走粵而燕趙齊晉之士時至焉孰非懷江湖之思者乎獨不有感而憂吾憂斯惟吾君吾民之休抑亦茲堂之休客唯而退今因記其語於堂上堂後有亭曰後樂其義系於堂故不載也嘉靖壬辰十月望日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漳南戴某記

按戴時宗字宗道舊志作晉江人通志作長泰人

後樂亭在郎廟江湖堂後今無一云齊州新亭

明張岳後樂亭記比年河水泛溢都水歲調吏

卒起隄防捄水費以巨萬計水至隄輙壞不能
支而患愈甚乃十一年春御史中丞梁岡戴公
奉璽書來理河事公之策則不然其言曰往者
河水東南流經梁宋入淮其別流由故汴道過
彭城下呂梁背出南河以與之會二水分流故
徐沛以北無水患已而彭城流絶梁宋經流之
道又弗利河始騰蹙而上環曹濟徐沛百里滙
爲水區夫不深求所以泛溢之故區區增修隄
防恃數尺之土以捍洶湧之勢宜其激之而反
甚也又曰徐沛以北地勢高于以分道殺水勢

爲易水乘高趨下自淮入海道遠又淺且隘以
分投之則淮浦之患方始爾是年秋公策水將
至先浚故汴道視常水蹟所及畢減去二三議
以冬初水落氷未堅大徵役悉理諸經流之淤
淺者又以餘力經畫淮浦疏其入海之道蓋公
之持論及所施爲次第如此濟寧爲公治所公
以六月歸自汴梁度其規爲已有成緒乃發餘
卒於南郭外少東直城闉闕隙地以爲燕勞賓
客之所池臺亭館俱備題其堂以廓廟江湖四
大字而扁臺上小亭曰後樂季秋岳適自京師

道濟公觴於堂中酒酣移席堂上凭欄四望慨然語曰子知吾所以名亭之意乎盍記之岳謂公固公廟堂之憂以來者也功既有緒矣乃又退託於江湖之遠若不勝夫憂且慮者其微意可遽測哉漢儒談災異或以河溢爲陰氣盛盛極反亢故水不潤下而逆行爲說過鑿不切事情亦不可謂無是理然未易言也公之職河爲重其憂常惟河爲切岳故詳其重且切者以見公於職事盡心如此且俾後之人有考也萬歷舊志

觀瀾亭明成化時知州孫維翰建今爲報功祠

南池上有觀瀾亭 兗州府舊志

濟寧其川曰濟 即府河 曰洸一東流一東北流至州城東南會入天井牐有亭曰觀瀾下有池蓄荷數畝環太白樓下世傳爲古蘭池 胡瓚泉河史

明錢清觀瀾亭記成化己亥冬十月濟寧知州孫侯作觀瀾亭於城南亭在兩河之間土阜之上其阜自東突起蜿蜒而來殆十有餘里世傳張眞人過而歎曰此地肖龍也若作室頭上肖龍有角成飛騰之象將來人物益盛樹聞已久未有能作之者孫侯刺州之明年乃作斯亭因

諸水而名曰觀瀾取孟子觀水必觀瀾意也越十月庚子余以覲過其地侯逆余登而觀之且曰東北有泗沂從曲阜合洸汶之流東來入漕河達淮以入於海踰淮爲南京西有湖分入漕河西北入臨清出衛河以達於海踰海爲北京兩京相望三千里水皆從濟寧中分若高出兩京之中土阜起於城南又若高出濟寧之中風氣攸聚爲郡中最勝處而斯亭實據其中土有脉水有源又若得水之勝者焉余乃與侯東望泰山巍巍出雲之表想孟子負泰山巖巖氣象

西眺麟臺知孔子嘗絶筆春秋俯視亭下二水
沄沄渟渟環遶而過豈孔孟在當時亦嘗取是
乎觀流不息而知與道爲體觀源泉漸進而知
學以致道故可觀也激之在山躍之過顙則非
水之性矣何觀之有雖然地靈則人傑使州人
士稟是靈秀而進學以凝道處焉善俗出焉濟
時則侯致望於州人士之意厚矣侯名藩字維
翰維揚人天順甲申進士

按泉河史似觀瀾亭卽觀蓮亭又萬歷州志
圖觀瀾亭在觀瀾橋之北然據李瓚及錢溥

二記則二亭不可混而爲一且觀瀾亭記在兩河之間則外爲運河內爲楊家垻所洩之府河其在今報功祠無疑即不正當其處必在其右旁或者隆慶六年修報功祠開拓基址故移於橋北耶

今之南池非少陵時之南池也明初濟州十景詩南池不數焉李瓚觀蓮亭記有正德丁丑知州康世臣植蓮濠中之語不啻池也嘉靖十一年戴時宗廊廟江湖記始云闢城南東隙地鑿池築臺而亦未名南池也南池之

名其始於嘉靖中葉乎　又按南池集嘉靖以前詩惟殷雲霄一首而舊志及兖州府志載其詩題作濟寧一作題濟寧圖詩中南池皆作南湖安知不謂南莊或南陽也

古蹟三

亭館

州素號繁華人物風雅園亭池館之勝甲於諸州鄭氏名園記可考而知也舊志所載似即本鄭記稍有改竄且記有志無者八志有而記無者三今以記爲主記遺而見於志者附於其後其他一亭一館先後雖以次敘而不與記相混者欲存其眞也噫鄭氏作記之時已有盛衰興廢之感平泉草木今又豈堪重問耶

浣筆泉亭嘉靖五年主事白圻築於浣筆泉上東穿畦三畝蒔蔬菜以供賓客萬歷二十六年主事胡瓚重修泉河史

何如寵飲浣筆泉詩白石亭開一水孤碧天翻照映虛無春泉細液通銀海夜月寒光砌玉壺千載臨池思俊逸一時染翰盛文儒相過水部青蓮侶斗酒風流勢可呼

左懋第浣筆泉作太白樓方下重尋浣筆泉先生今已矣高致自蕭然詩出驚狂客人豪擬魯連文章貴峻潔玆水濯青蓮

楊洵浣筆泉詩青蓮浣筆處千載尙寒流堤繞
孤城晚臺荒烟郭秋龍蛇波欲動象緯夜仍浮
爲問鯨飛去何年到十洲 以上明人
周大樞詩寒泉一泓出觱沸青蓮會此留遺跡
想當筆落興酣時亂繞蛟螭走霹靂滌向清波
放之入頃刻屯雲黑千尺我來弔古入庭宇風
雨青紅剝古壁賀公杜老亦並祠落日殘碑蘚
可剔樞衣再拜文章伯顧視泉流如海立
壘華亭明萬歷二十六年主事胡瓚建
明胡瓚壘華亭記去會逼不數武有泉一泓即

李供奉白浣筆處外史載賀監知章令任城時供奉主於此所傳當不謬泉北有堂三楹左右翼各一外爲門舊祀二賢已以南池故并祀杜工部甫顧祠宇湫隘而泉亦淤不治余乃浚之加深焉泉池繚以石欄且令一人時其疏瀹築大小堤二百八十餘丈屬之河堤外護以柳堂簷增抱廈及左右翼各一楹且構方亭泉上榜曰曡華又於泉之東南掘地得泉以助其流計畝四分有奇復償之值經始於丁酉十一月越明年五月事竣計費行部餐錢十餘金役夫二

百人而金木石工不與焉若管河判官羅一蕃指揮鄔爾極咸與勞勩例得并書泉河史

集玉園　任城之良方劉大令梅村公兆奎蒲城令別墅也小徑逶迤盤轉而入幽深曠遠平楚蒼然中爲事友堂堂額太常旭窻先生所題進爲書樓登樓四望郡城諸勝瞭然目中樓後數椽對列窻靜簾閉樓前一松枝幹四敷儼如張蓋下有石枰敲棋命酒盛暑亦寒稍東臘梅一株柔媚不能上指枝葉蟠曲於地花放大可如錢牆外〻楷徑圍數尺高拂雲際此種惟孔林有之海內不多見也堂

前一石層巒疊嶂奇秀玲瓏有妬之者椎傷數處頓失大觀求全之毀在物亦難免與井泉芳洌甲於一城以地近洸流脉或相接耳濟人有三奇之謇謂水奇石奇木奇也壬午城守斬木爲禦敵之具花草亦蕩爲風烟今易主矣 以下皆鄭氏名園記

大隱園 聶戶部檏創始後爲姜少府秋宇公桂芳所有北接閑園南接拙園高柳長榆蓊鬱可愛夏秋之交鳥鳴蟬噪天籟悠然官寮宴集多假其處公因塑大士像於堂中

閑園 由集玉而東南不數武卽其地故憲副劉

樸靳公曾學所闢嗣君光祿公復新之堂曰閑閑子中丞文若先生筆也茂林修竹啼鳥落花色色宜人東襟城峙躋城樓縱目遐矚百里可見兩城三水又宜几案間物燼於癸未二月之火今僅有茅屋數椽

拙園　此即靳公少宰學顏園志所載拙園也門曰養拙堂曰任拙室曰夢拙亭曰忘拙有金沙溪有惠運橋又有君子聊以二堂借山亭負城面溪荆蓁莽蒼中依培塿而結之萬歷末姜少府管業買得一石高可丈餘擡運之費至糜粟米八石今臥

茂草中無有肅衣冠而下拜者惜哉君子堂今在
堂前一槐枝幹拳曲蚪聚螭蟠囷輪可愛

蕪園　在城隍廟後王廷尉竹陽公湘廢園也其地多植松栢徐中丞鶴洲　標重新之鑿地爲池築土爲山建亭其上登眺悠然崇正己卯公鄰歸與楊太史皃岫左給諫蘿石嘯咏其中太史公有賦

賓暘園　賓暘門裏李少府所築入門隘甚循線路而北可百弓許曠然四闢別有天地矣後歸孫繕部燿景復加修葺頗有城市山林之致未幾遂廢

以上東北隅園凡六

西園　北負城西襟堞前抱儒學廣可五十畝故大叅西園郭公汝養親里居日涉之而成趣者也門題城西老圃堂扁灌息東西小樓分峙晨暮登臨爽佳兼領公之孫重熙重杰兩文學闢講堂建號舍多士課習其中陳太常旭窻王璽卿坦山命新汪水部孺石三先生遞爲主盟士以得與爲榮因扁其堂曰龍門大社按西園亦曰灌息園

適園　在州署之西舊爲于方伯東石錦花園嗣公大中丞文若若瀛復修之長松匝道修竹蔭庭樓曰超閣堂曰弗告門曰一邱一壑樓前錦川二石

高與簷齊月上梧桐色如深碧中丞長嗣劃園之半起宅反包園於宅內長廊廣厦中另闢此境有如泛舟塵界忽得桃源未幾懼高明之瞰自毀其樓

周園舊志曰說劍園在適園之西北周總戎郁堂公燿文雅歌處廣不踰畝密樹繁花陰森可愛庭前佛手栢二株拔地撐天綠雲滿院由門入室皆俯躬而前蘇子云長松蔭庭風日淸美似爲此地寫照門內一柿樹結實如佛手柑形尤異種也今改屬曹氏建樓其上園竟爲宅矣

王園　揮使王公邦瑞鳳字別業王雖武弁殊有雅人深致一木一石一亭一樹位置無不咸當園在類宮前萬歷庚子諸子衿欲得之以廣神道王力護之卒不能奪後爲侯趙兩家各割其半韻致頓減

元隱園舊志曰槐隱在州後陳太常伯友宅之西先中順貞靜息之所詩稱看花汗漫稱狂客解綬歸休作老農是也庭植一槐大可蔭畝先大父令人穿井得鐵錢一窖不知何代物遽掩之崇正初太常叔子架屋其上不知其爲園矣獨老槐濃蔭尚在

余每望之有靈光之感以上西北隅園凡五

因園　因園者楊大參崑源先生洵家園也與宅止隔一垣堂曰有適館曰容安去太白樓僅百步嗣君太史公增怡白閣對之閣左復架高臺宜花宜月更宜雪每當雪後城垣積素如岫如巒此身擬在瑤島閬北地梅少此園獨有二十餘株諸品俱備以先生好之故植之獨多太史公有梅紀一編志其花葉煩簡與歲時調護之法甚詳先生沒太史南遷梅盡萎獨有松栢亭亭如故

竹園　踰因園之東少北趙大將軍榮祿之竹園等

焉後歸黃別駕滄溪公又歸楊太守文苞公周翥北

地鄰水此地城濠所集法宜竹故以竹名園砌垣樹籬浚池疊橋高者可登深者可釣飾遊其處報令人誦宛在之詩樓扁近仙以白樓在望也今為兵燹所壞着竹不必問主人矣

潘園　杭因園之左足南面高城聞喜令仙公見泉豸所築後歸潘文學用之時見有亭有樹有堂有樓有池有沼有橋有梁門外渟滀曲折汪洋右達迎薰左達賓暘一葦所如可釣可觴得魚載酒陟彼崇岡以眺以游以翱以翔李耶賀耶共我徜徉

會日月之幾何竟爲樵牧之場

文園　由潘園而東折而北丹堊在望文園之醉白閣也閣前老樹挐空停雲鎖霧古藤攀緣其上條復下垂每當花際遙望之如火樹宵升累累墜落其枝幹蟠附處深入膚理幾不辨其爲樹爲藤較諸園地雖褊小猶之曹鄶邾莒建國規模自在非三家村可擬舊屬文太學今歸任貞野藤樹竟供兵子樵蘇矣舊志云今爲衛署

宋園　文園北去不半里是爲宋園宋聯婚曾瀛園多富貴氣牡丹尤盛以牡丹花之富貴者也不

三十年今化為瓦礫矣獨花庭三楹尚在復[illegible]

人

張園　在鐵塔寺前張大參六符公耀采所構寺鐘傳為神物洪亮清越高臥園亭晨昏聽之泠泠清入夢魂崑源先生嘗贈聯云勝地就幽幾向樽前邀素月諸天住近時從花外度疎鐘嗣君改園為居停高棟照逼𢔶園亭本色不復可問以上東南隅園凡六

李園舊志曰抱甕園　在宗聖館後宗聖館即今之運河丞公署也余祖舅文學美元李公多才因龍洲張中丞孝志故址重修園多文官果春深花茂觸目繁華

然結實甚少入世浮榮究鮮結果亦猶是也今惟
一亭一堂尚在花木藩垣俱作烏有先生

孫園舊志曰雅集園 南門裏西馬道孫玉華景耀繕部創
爲之花木無多廊舍甲一時自金陵歸載來九石
多斧鑿痕人皆少之猶之人以天然爲貴也楊太
史有詩紀其事以上西南隅凡二

負郭園 園在北郭洸水之曲洸水者汶水支流
由堽城會蛇眼金線諸泉經薛家口而南負郭占
其一灣焉有飯牛堂於野堂矗然亭攬秀樓倚月
橋諸勝少宰殁地易主止銀杏二株尚是少宰

植按負郭占其一灣焉下當有靳少宰三園之一句

○靳學顏洗曲記洗水蓋汶之支流由堽城會蛇眼金線諸泉經薛家口而南分流而西負郭占其一灣焉故曰洗畇

○園志夫園者志園所有及吾得而主焉者也若乃吾不得而主之而得而有焉者則二水是也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志曰夫二水吾不能志其大矣東吾斷自孫村歸吾得而有夫洄焉北吾斷自薛家口吾得而有夫洸焉夫二水經釣臺而西緣石隄而南出觀瀾口以與汶水合

也則所謂官漕者也彼其中非仕鷁則商艫非鉦鐃牙纛者之眩於名則吳越滇蜀者之矜於利各有求者也吾且不得而置舟尚安得而有之乎唯釣臺以北吾乃可以言有彼仕與商者固未有厭纂投紱鼓棹而一來者何者非其道者所謀且亦不暇故也故吾於斯二水也彼仕與商者既不得以共之是吾所與共有夫二水之所行者則唯二水之間行道之人罟師田父樵人牧豎焉而已耳然罟師志漁田父志穫樵人志薪牧豎志肥瘠彼其耳目徬徨焉心目

憧憧焉幸欲虛往而實歸以務足其志曾不計
牛後之爲辱負擔之爲勞沾塗之爲苦而沒溺
之爲患也雖有悲風朗月淸陰佳候之足以爲
娛非其志之所存則亦奚以是而爲有無者哉
乃吾則無所求於世而以日以年往來乎其中
既不漁穫與薪與肥瘠焉志又不若仕與商者
之有所眩而矜則二水之所有非吾有之而誰
有與凡吾之所有者有諸造化而不係於物含
之以性靈納之以神襟而不爲耳目者之役既
得以固有而人莫之我奪又得以與人而未始

有窮雖欲不居吾誰與讓已自吾遊於斯也蓋數以問溪上老人老人曰數十百年來固未有不以行道不得不田不樵不牧而遊斯者不以是數者而於斯遊者唯吾而因以古來固可知已且彼仕與商與數人者之有所求也謂是以善其生也假使吾舍吾之適以此而易彼焉而吾倘不顧則使彼仕與商數人者舍彼之事而從我以彼而易此焉彼將曰吾何以善吾生邪其必不願又可知已噫吾不意吾不善吾生一至於斯也

靳學顏歸自洸園詩幽築同于野開扉深自扃暫歸逢落木屢别惜凋萁對鏡歡無日間桂髮欲星煩蟬亦自聒留坐爲渠聽

曠然亭詩不意洸之曲茅亭背郭成開簾青鳥至隔水白雲生射獵看兒輩琴尊待友朋猶嫌日多事得不負元情以上兩城集

王園　在牛市迤北王廷尉湘舊圃其地多竹多松柏銀杏一株摩霄負漢大可數圍然不結實樹有牝牡信然

黎園　直北三里大數十畝黎揮使别業也樹枳

爲城雞犬不能入猶詩所謂折柳樊圃云東西起兩門通往來門西即兩京孔道輪蹄所經臥穰陰而閱名利客亦足以發人清思

朱園 舊志曰淇園 相里鋪之北朱叔度紘爲孝廉時所修桃李成蹊春風乍暖一望如簇錦蒸霞牡丹芍藥尤盛花時孝廉日折以贈同志 以上北郊園凡四在十五里外者不載

張園 出賓暘門僅百餘步洸流遶其東汶流瀠其南城護其北天然佳勝也登樓望大隄石埋畢見雨後攢嵐雪餘堆玉令人詩脾尤清海日初[illegible]

霞光擁護搖搖樹杪閒俯視長河直如琉璃萬頃

園中一石巉如恒岳主人張大翥耀采所置今不知

所存

臨溪草堂　楊方伯賢自號臨溪結茆洸泗之上

扁曰臨溪草堂數年前門扁尙在今盡爲民廬矣

避塵園　靳少宰三園之一在馬驛橋南汶泗合

流相遶處堂曰樂饑又曰淸華取諸此也有含虛

閣獨寤齋延景聽秋知魚緣蘿四軒習坎吾與晚

秀三亭又有釣臺石塘溪橋水檻觴渠硯泉鶴汀

蘆陂柳堤花逕諸勝後改淸華堂爲樓題曰四我

取莊生假我勞我佚我息我之義殁後果以此地爲藏骨之所昔嘗自署云地繞三溪塵不到門垂五柳晝常關其幽靜之致足見矣按雨城集有三樓詩序謂半卷涵虛淸華也

靳學顏避塵園記拙叟端居多暇喟然而歎曰嗟乎之人也之世也吾於何逃哉吾將東往適乎溟渤之津而東求乎無人之野而處焉西往躡乎閬風之巔而西求乎無人之野而處焉吾勞形怵心膠膠擾擾也者何爲也哉安於先生聞而嗤曰孰謂叟智叟之往夫無人之野而處

也寧能乘天駟憑雲氣傅羽翮而一息至乎遐
亦歷人境而後達與甫詎知彼所謂無人之境
復有人焉往而可乎則亦安用是彼而非此也
哉子撰甘言以嘗世鼓臚行以啖人而曰有遯
焉是以醴驅蠅羶厭蟻者也子知夫塵朝拂之
而夕生焉夕拂之而朝生焉子將極力於一朝
夕聚室而守之以求終歲無塵也得乎爲子計
不如處乎拂不拂之間耳於是叟茫然釋弛塊
然返乎環堵之區居數年人贊不喜人詆不嗔
視人若已視已若物視物若一其區也有水一

灣灣有竹一叢有屋一間安於先生過而題其處曰夫夫也茲其爲避塵之園也哉兩城集

習坎亭記畧溪之東瀦有泉曰浣筆始吾築室也於圃西乎取土不數尺水浸淫出焉遂坎其中而泠然成泉也既浣筆正東直測其深亦與之等一日持硯滌之滌已釋然而喜曰吾泉有名矣因名之洗硯泉云其上萃喬木豐草蓊蔚交加又於是乎結茆而亭之題曰習坎以吾圃三面皆水而中又爲池有習坎義焉

樂儀堂記畧吾築圃乎東郭也視洸泗之水自

東北來循吾圃左而南折而西與汶水合漕[illegible]
則溢而上焉循吾右而北若襟帶乎吾前吾樂
焉因名吾之堂曰樂儀
涵虛閣詩巢居無所慕抱膝恰能容身屈寧求
蠖時濤敢卧龍鈎簾千里月隱几五華峯客至
還留宿同聞濤夜鐘
釣臺二首誰信孤踪客休官萬事輕荒臺横泗
水高枕閱任城夢不關風浪身方寄太平臨淵
終日在那有羨魚情
干主真無策明農又薄收西風吹短褐落葉伴

垂釣時去羞兒女呼來任馬牛所嗟國士遇益覺此生浮以上並雨城集

董園舊志曰不窺園浣筆泉在馬驛橋東南泉水下注成渠由會通橋入運泉之南渠之東一望鬱蒼者董園也董澗以六合令歸老園上令人多種杏每值清明士女多醉其下一松大可蔭畝後人開酤於下刻几十餘處環坐可容數十人今不存矣商旅多墓於此名園化為黎邱大是可惜按會通當作通濟

王園舊志曰王孝廉園演武場後王熙載敦臨孝廉新闢其地腴甚樹木十餘年多有合抱者諸花亦肥饒

異常惜去水較遠僅稱巢居

仙園　北枕泗水西襟城垣劉東溪澤中丞舊壤聞喜令仙豸得之地殊幽靜惜已荒蕪止五大夫尚存夭矯離奇排日挐雲可愛也今又數易主矣

薖園　在林家橋迤北洸水之濱故太守東山知壽州劉公槪枕流處傳至澤生孝廉數世矣古木參天柴門常扃百年不易主者獨見此耳先中順曾贈聯云笑舉一觴倚席歌殘雲外月閒將六物臨灘釣破水中天

劉園舊志無而以薖園爲劉園　在五里營文學劉太液稼圃

之所去城漸遠入不厭密邇地者所喜居也果實更自纍纍

楊園 在後班村文揮使星燿村墅隱君楊德菴繼有之前爲門進爲廳再進爲樓樓後卽園名花雜植牡丹至以畝量每當開放登樓坐玩色味並佳園丁畏客之折未綻每折而埋之花神應齎志矣

以上東郊園凡九

仲蔚園 在城西一里許運判張公梓汝材世業孫來賢文學隱於此隱君有花癖奇詭異卉凡可力致者數百里不憚勞瘁自壯及耄手蒔躬灌旦

夕不逞寧處既別其數復分其色或長蹊或方區雲流霞列觸目爛然海內所有是園多有之是園所有他園求必有以接枝易條奪胎換骨每以人工勝也松梅尤備菊與牡丹更繁松於常品之外有羅漢獅子馬尾等類菊則短者寸許高者丈餘次第成列如錦壁畫屏令人目眩牡丹有訥紅一株花大如斗訥紅者曹州成封君號訥齋此種則其手植而成者隱君杖策往來得子而歸種之十年餘乃放一花妖豔異常招客讌賞爲潘氏歌僮竊摘隱君恚甚一病遂殁蓋奪其神也楊太史作

詩紀盛有名葩奪盡一天春魏紫姚黃何足論之句隱君死遺言葬於梅圃然乏嗣經理無人斧斤尋而荒塚卧狐兔矣可憐張仲蔚風雨亦瀟瀟每誦此詩不禁泫然

于園　夾城與郭之間三面皆崇墉社稷壇位其南大樹蕭蕭上干雲漢園左右雙河如帶雨集河溢汪洋千頃即在簾幕前日光月華可俯而掬也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似爲此地詠矣此係于中丞舊圃少北以松爲墻又開三逕乃中丞長孫青岳文學慈棨新築花木雖繁規模狹隘視舊圃亦

[illegible]

陳園　當宮門徑對乃陳我思進士畏銘得之周氏者地雖儉實占勝境秋水時至苑在中央釣魚載酒甚可樂也

白園　狀元墓高與城齊登其上湖光瀲灧漁唱喧闐聲耳盈睇武城九十九峯或蹲或伏或掛或馳歷歷現狀其墓下流水潺湲藻荇紆迴游鱗倦羽鳴禽點綴水面白文學方備園亭適在其下振衣濯足舍此安歸

李園　在狀元墓西二里許李文學美元公才移剪

著新名花木初榮樓臺始建登樓西眺湖光如練一碧而深荷花開放香氣直來几席間夏秋之交銀浮蕩漾非舟不能達城一鐙一竿領畧之興味更佳以上西郊園凡五

汪園　任城歸穿巷而東曰太和橋橋東即汪園徽商所建初亦僻靜後作酒房使館糟雜不堪矣

徐園　一在太和橋南泉溝之西僅如掌大猶太華之一峯也一在溝東廻廊曲舍婉轉而入閉門可當深山去闤市幾何喧寂不同如此卜居者宜何去何從乎

趙園　武靖伯之族有家濟上者園乃二百餘年舊物也喬木蒼藤不啻廿棠蔽芾開國元勳福蔭後人如此其遠壬午後花木凋零亭臺頹廢想亦氣運使然

李園竹園 舊志曰　太學際明李公道塈貞心亮節矯矯自好君子也性喜種竹與臘梅竹之爲物也中虛外直大冬嚴寒青青不改百花有開有卸臘梅香老枝頭不隨春風上下且郄紅紫而守中色誠花之至貴者也公之樹此濂溪之愛蓮淵明之愛菊乎城南八里堤結茅揷籬植此兩種竹之盈把者

可數千竿老梅斜橫亦數十株尋梅看竹游屐恒滿雞黍相對樂甚也公謝世而梅竹丰韻亦大減矣

黃園　在八里廟黃隱君居之一帶垂楊下拂水際春風掩映直如張緒當年時望而知有至人托處隱君之族多以仕顯獨守此園淸高自賞其見地超也 以上南郊園凡五

賓仙館　在鐵塔寺東文學王鴻運小築也地僅彈丸花木繁盛搆草亭曰仲宣 以下三條記無依舊志補存疑

臧園　在南井集文學臧履復所築一堂一

甚曲折而名花雜植牡丹芍藥翠柏蒼松深棚長榆蔽虧日月世外桃源也

承雲草堂　在城北相里鋪文學鄭道同別業園可十畝林木蓊鬱而名花異果無不羅致植之即不合土宜者亦極茂盛則灌溉護惜之力也道同爲鄭刺史四子有學而能詩文試有司不利遂隱此有考槃碩人之風

李文叔記名園謂園囿之興廢雒陽盛衰之候也雒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宋都汴秦楚蜀滇胥取道於雒故雒之盛衰天下之氣運歸

之我國家兩京並建濟處其中盛時舟車衰時
兵革莫不先乎濟而後受於天下是濟之盛衰
猶之雒之盛衰也刑清政簡惠及林泉寇擾兵
訌慘遍邱壑不出園而全濟可知不出濟而天
下可知余之紀此亦竊取夫文叔氏之遺意焉
耳崇正癸未九月九日鄭與僑確庵書

鳳渚別業

靳學顏鳳渚別業記畧嘉靖丁酉予㔟病歸居
月餘於是營相里之村相里距城北八里有鄭
舍爲相里鋪村近之是以名舊矣予買宅一區

墾田數十百畝躬畊其中少暇即居古邸幅巾布袍鼓琴其上始予相地於相里也里之人若旁村人來就予語予輒就焉於是乃益得相里風土云里之人曰予宅左而轉縷縷南下者馬坡橋也秋雨時則其下若巨洋其東是爲丸陵然今可見者七歸然隆者三而濟故無山予夙慕登陟得是即以當之既登陟益忘其爲山不山矣又曰予宅垣東地形少下四時常沾沾然沮洳者鳳凰灣也然詢其名則莫解於是浚之四尺許得泉爲方池數丈因以爲鳳潴別業云

池上積土數仞可以臺於是爲偶然臺臺近池善崩後稍稍夷之且就平其外爲植柳桑雜果卉諸瑣瑣弗論中爲小林貫林爲湖于草堂堂其末爲兩室左能寒右元宴前爲庙二東浥爽三楹西迎瞰如浥爽又前爲相里精舍三楹中林爲亭一爲蕪亭後林爲軒一三楹爲吾廬皆别有記外爲漫舍八凡四十有五楹爲堂一五楹爲井三厥土惟壤中赤色厥宜諸穀百花然視沃野下矣雨城集

也園王少司空天眷别業在城北紅廟[illegible]採

也園雅會圖記也園者予自少司空歸田後所築也先是郭北有靳少宰兩城先生買郭園舊而又有予曾叔祖大廷尉竹陽公豢竹園日久廢矣濟之人經過遺墟輒多人地之思惜其不再見也予一日閒步春郊見近城多菜圃獨有隙地一區樹木森攢蒼鬱可愛西望一帶河流蜿蜒如游龍飛練東則泰嶧諸峯環拱若屏障暮紫晨青烟雲滿目喜曰予當老於是矣遂結茅爲堂堂前植花木色色相間迤南復鑿一池中狹外濶上架小橋水自地中暗泉灌入源源

而來人不知所自夏月荷香撲鼻遊魚戲水對之可以令人忘倦池南復因土爲臺覆以草亭扁題野香人坐其上清風吹袂飄然若仙旁則槐柳參天杏桃交加春時花開爛熳燦若紅霞人望之疑是武陵道上臺後復有修竹千竿劍葉攢風烟梢拂面其一片幽光寒影直引人於清涼世界矣維時瑞伯熊君靜菴邱君元潤楊君客臣邵君泗濱鍾君金章羅君位液楊君或琴或棊或清談或雅歌無不各極風韻又有介公魯水惠人廣虞梅巖公燮數君子工詩即景

倡和撚鬚曰得予不揣亦率爾酬答不無狂態詩之工拙弗計也時而杯盤狼藉醉卧夕陽時而洗盞更酌潦倒月下城頭鼓角沉沉陶然忘歸快矣哉嘗思爲園多在富貴之家歌臺舞榭曲水假山非不極其宏麗然花卉叢雜樹木俳偶細觀之殊少幽趣茲則荆門葦壁草鋪苔痕無意爲園而園成矣此也園之所以名也世人結社每多勢利之合冠蓋赫然侍從林立往來讌賞之間各相矜炫而形骸未化拘忌猶存茲則合樽雜設案無奇饈接袂連肩座多寒士見

則飲飲則醉名利不縈其懷是非不入其耳無意爲樂而樂生焉此也園會之所以名也予嘗有詩曰溫公獨樂未足擬淵明三徑差堪比又曰雖無車馬塡門盛時有賔朋過訪頻亦足見其大槪矣因倩善手爲圖每會必懸之壁間面面相對益增歡暢斯園也不特紀盛一時亦見余倘簡僕不倘紛華甘寧靜不甘營逐生平心事大都如此耳是爲記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中秋七十五老人曾源王天眷題夢吟集

意園在晁家街康熙丁卯上虞令潘兆元字賡虞號存齋

所營者也有賜閒堂一水亭城鏡樓樓外樓客邀山房有池有山其石皆取自鄒邑陽徐山中又一水亭南錦川石二乃于青岳園中故物今皆歸他姓矣據潘兆遴知非瑣言

嘉樹堂在浣筆泉南胡若琦別業據舊志藝文

陸乘時詩濟水清和日梁園燕會時疎狂流俗笑真率故人知滿座皆詩客朋情只酒巵東君珍重意歸路莫言遲

于煊詩樾蔭藹庭際天涯彥會時高談揮玉麈雅調拍金絲此地渾忘我他年相憶誰少焉新

月上素影滿濤巵

胡餘祿詩孤况寄天地江湖一酒巵何如濠濮想常作竹林期題句愧司馬飛觴醉習池溯洄遺筆在風雅卽吾師

北潘園爲學士潘應賓別業在北門西濠上中有大椿軒賦閒堂有橋有池古木參天門外渟泓洋溢鉅觀也後歸孫副使易名代園採訪

劉淇過潘學士北墅看荷追感詩可惜林廬結搆纔主人已去藕花開欹危尙坐平原石綽約全辜金谷盃豈有野鷗明白水但留老鶴並蒼

苔百年夢幻增傷感何用鄰家聞笛來

苦求大藥避塵纓百計黃金燒不成海上山誰問徐福枕中書竟誤更生雲霄求滿神仙願邱壑徒牽故舊情十畝方塘蓮萬朶玉池難得一枝榮衛園集

宋張氏園亭在春城北金鄉縣志

晁補之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邑故繒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鄉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

地氣與澤並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櫧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爲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於門庖無息煙然不勸又好爲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爲利張氏其甲也其先世豐人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苟合四十謫事爲王黃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子畋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田作此圖佳木果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

而望蓊然秀色橫野其陽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莽蒼無際目極可喜無逸得此因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來良厚園有亭先春張公客游愛之石公爲宰每醉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詩與人也蓋六十七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綽孝基孝孫亦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聞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野遷此邑董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鷩起馬前館無遺址桃李

不復在獨兩老檜離立轂壠間風雨摧剝著皮
白枝龍虎躩拏而上數十尺道衍隰而來未見
也下馬牛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
列遠陸如畫其南數百凫雁飛集鳴咬聲同望
白水明滅桑野間意甚樂之順塗而詠吾居不
可以易此也因買築室距百步時時至在其地
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將泯而
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
語之大方愀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
數歲則築垣䧢檀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疏

矣且嘗三亭曰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
因曼卿之詩也又礲三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
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俱傳也余欣然
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善且爲近市
利日不足鋤犁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土宅士
無邑居散吾里之爲士者微今子獨能蓋而反
之不致求羸餘既畀俚俗意而變世家之墜念
離父之所嘗游晉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俱熄也
憪然圖復之又欲因文以傳九畀余何愛不爲
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子豈但數過子

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已也縣志

蘇此文金棱作金莎今依欒城集及文章正宗

石延年詩亭館連城敵謝家四時圖畫關明霞
寇迎西泗封候竹地接東隣隱士家樂意相關
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縱游約會無勾留事辭
待參橫落月斜

栢風臺城南里許明御史周允中子判官濟川郡
中濟用修築山陰諸祖爲之記李中丞燧胡少卿
汝桂郭副使東藩辛主事吉往來歌詠其上極一
時之盛金鄉縣志下仝

馴鶴園城南三十里邑人李鏞所居題詠甚富

淸風亭在嘉祥萌山之頂金令常大同建元至順壬申令徐慶甫重修主簿李野先記兗州府志下仝

一寄亭在嘉祥獨坐山之頂元訓導趙奎建奎自爲之記

觀風亭在察院後

明劉榮嗣詩小憩山亭日欲斜自將活水試新茶輕香續續來庭院不斷風吹楝子花

御風亭在嘉祥縣萌山前麓明萬曆間知縣劉廷槐建通志

花臺在魚臺舊城東南瀕湖高處相傳爲勝遊之地今雖荒蕪幽景猶存兗州府志